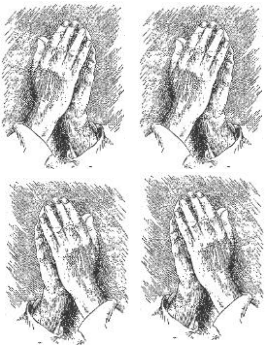
# 團體禱告

藍培德弟兄



- 團體禱告的性質
- 禱告聚會中的聖靈引導
- 儆醒並禱告

編者註：

藍培德弟兄（1931-2015）在英國列治文市哈爾福特樓（Halford House in Richmond, England）的聚會中，曾傳講一系列「禱告的學校」的信息，強調團體禱告的需要。這一系列的信息記錄由基督徒錄音帶職事（Christian Tape Ministry）於 1993 年 6 月出版，書名為《禱告的學校》（*The School of Prayer*），裏頭共有九篇信息，從不同方面講論團體的禱告及代求的禱告。本冊子選輯了首三篇信息：

第一篇《團體禱告的性質》（The Nature of Corporate Prayer）是書中第一篇信息，作為全書的基礎講論，深信必對我們在教會禱告的服事上有很大的幫助和提醒。

第二篇《禱告聚會中的聖靈引導》（The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）是書中第二篇信息，而《儆醒並禱告》（Watching and Praying）則是書中第三篇信息。這兩篇信息都提及禱告聚會很多具體的學習要點，在團體禱告這事上給我們有進一步的提醒和指導。

這三篇信息及附加的問題解答，曾在 1997 年出版第二及第三期的本家刊物《配搭事奉》中刊登，現集合重印。盼望荃灣及石蔭兩家弟兄姊妹得着幫助。文中方形括號〔〕內之附註乃譯者所加。

God does nothing but in answer to prayer.

~ John Wesley

神除了答覆祈禱外，祂不作任何事情。

~ 約翰．衛斯理

# 團體禱告


**第一篇。團體禱告的性質** 1

學習團體禱告的重要性 3

四種禱告 6

團體禱告的原則 12

禱告中要避免的事情 20

需要覺察神 24

**第二篇。禱告聚會中的聖靈引導** 26

在禱告中聖靈絕對的主權 28

禱告聚會的目的 33

儆醒並禱告 34

禱告聚會中的膏油塗抹 35

實際的要點 41

**第三篇。儆醒並禱告** 44

**附錄。問題解答** 53

# 第一篇。團體禱告的性質

讀經：

馬太福音十八章19-20節「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」

馬太福音六章5-15節「你們禱告的時候，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，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，故意叫人看見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。你禱告的時候，要進你的內屋，關上門，禱告你在暗中的父；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報答你。你們禱告，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許多重複話，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。你們不可效法他們；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，你們所需用的，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，你們禱告要這樣說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：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願你的國降臨；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。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。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；救我們脫離兇惡（或作：脫離惡者）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們！你們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；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。」

提摩太前書二章1-4節「我勸你，第一要為萬人懇求、禱告、代求、祝謝；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，也該如此，使我們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無事的度日。這是好的，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。他願意萬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」

使徒行傳四章23-31節「二人既被釋放，就到會友那裏去，把祭司長和長老所說的話都告訴他們。他們聽見了，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：主阿！你是造天、地、海，和其中萬物的，你曾藉着聖靈，託你僕人─我們祖宗大衛的口，說：外邦為甚麼爭鬧？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？

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敵擋主，並主的受膏者（或作：基督）。希律和本丟彼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，果然在這城裏聚集，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（僕：或作子）耶穌，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。他們恐嚇我們，現在求主鑒察，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，並且使神蹟奇事因着你聖僕（僕：或作子）耶穌的名行出來。禱告完了，聚會的地方震動，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，放膽講論神的道。」

禱告：

親愛的主，當我們這段日子在這裏有第一次聚集的時候，我們知道仇敵會用盡一切的法子去攔截你的話，或是使之含糊，以致這些話不能進到我們裏面去。但是我們讚美你，因為你的話是活潑、是有功效的，比兩刃的利劍更快，甚至魂與靈、骨節和骨髓都能刺入剖開。哦，主，我們把自己帶到你跟前，我們要宣告你的話說：耶穌基督是主。主，我們也要感謝你，儘管今天在看不見的領域裏有一切的舉動，但在我們主耶穌基督裏我們卻是穩妥的。你已經把恩典、力量、智慧和生命供應了我們。我們又感謝你給我們預備的膏油塗抹，不單為講的，也為着聽的。主阿，我們如今都藉着信站立在這膏抹中，好叫這段時間成為神聖光照和啟示的時候。雖然或許所要講的內容有些人已認識，但求你釋放我們，叫我們不會因着已認識了便關閉自己不接受。哦，父阿，讓這些話都帶着新鮮和生命臨到我們，好叫我們不單領受舊的寶貝，也從你的手領受新的寶貝。因此，我們一同把自己交給你。奉我們主耶穌的名。阿們。

我們所要談論的，不是私下或是個人的禱告，而是團體的禱告，雖然我們將會一再的（卻不會很多）參照私下的禱告。但我們所交通的將集中在團體禱告這方面，這件事是絕少人領會和教導的，彷似成了一門失落的藝術。例如，難得有屬靈書籍論及團體的禱告。現在有許許多多的書籍是關於個人禱告或靈修的：邦茲（E.M. Bounds）的《祈禱出來的能力》〔中譯由宣道出版社出版〕、慕安得烈（Andrew Murray）的《代禱的秘訣》〔中譯由美國見證出版社出版〕及許

多其他書籍。可是，我知道只有兩本書是關於團體禱告的。一本是亞瑟．華理斯（Arthur Wallis）的《在靈裏禱告》（*Pray in the Spirit*），這本書其實在許多地方也是談及個人方面多於團體方面。有一個美國婦人，她的名字我忘記了，曾經寫過一本很簡單的書，是關於團體禱告的。另外還有一本書，是倪柝聲的信息，就是《教會禱告的職事》。我建議大家把這本書讀一讀，因為這實在是在團體禱告這事上講得很簡明卻又很清晰的一本書。這書可以多方面補充我的交通。

有另一本書，雖然並不是一本實際談論團體禱告的書，但卻說明了許多我這幾次所要講的內容，這書就是理斯．豪威爾（Rees Howells）的傳記《劬勞的祭司——代禱使徒豪威爾》〔中譯由台灣橄欖基金會出版〕。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。這是在一個人身上及一群神子民身上的說明，他們在天鵝海〔Swansea，英國威爾斯的城市〕以一種很奇特的方式形成。這正是團體禱告這整件事的一個說明，特別是在代求這方面。

## 學習團體禱告的重要性

有一件叫人難過的事，就是真正懂得怎樣禱告的團體是屈指可算的（我是連那些靈恩團體也算在內了）。我走遍整個歐洲，也曾到過美國許多趟，當然，必定有些團體是我一無所知的。可是，關於團體禱告這門失落的藝術，我想這是一件叫人傷感的證據。據我所知，在耶路撒冷和洛杉磯之間，真正懂得怎樣一同禱告的，只有四個群體。哦，有許許多多的禱告聚會，卻只有非常非常少的群體，真正懂得怎樣一同禱告，並且懂得怎樣一同把事情禱告得透徹。

黑暗的權勢一直在暗中加劇工作，使許多禱告聚會不過就是聚集在一起禱告而已。許多禱告聚會只是附在讀經聚會之後。亞倫．烈柏夫（Alan Redpath）若干年前曾經說過：「假若你在同一個晚上有讀經聚會，又有禱告聚會，那麼你所得到的將會既不是一個合宜的讀經聚會，也不是一個合適的禱告聚會。」有時候，禱告聚會只不過佔了當晚最後的十分鐘。在其他時候，在所謂的禱告聚會中，提供了極大量的資料，到了最後才用大約十至十二

分鐘來禱告。我們曾經參加過一些聯合禱告聚會週，每天晚上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鐘的信息時間，到末了只得十至十五分鐘禱告。

這又是仇敵在這個範圍的工作，一個非常非常叫人難過的證據。因着這樣，所有神子民的群體都癱瘓或堵塞了，很多神的工作被打岔了，起不了作用。無論我們喜歡與否，神的話語是真理，神的話也告訴我們，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摔跤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摔跤。因此，我們應當穿上神全副軍裝，並且成就了一切，還能站立得住。我們也要拿着聖靈的寶劍，並且要在靈裏隨時多方禱告祈求〔參弗六 10-18〕。

許多時候，我們以為我們只不過與屬血氣的爭戰。我們看見週遭的冷淡，看見週圍的人那種漠不關心。我們見到在所有戶外傳福音時碰到的剛硬。有時候，有一些很難對付的基督徒，他們好像在每件事上都成為障礙。這總是屬血氣而來的。不是帶領的弟兄有問題，就是在會眾中其他人於某些事上出了差錯。可是，這總是屬血氣的。當然，仇敵會利用屬血氣的，但神的話說：「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（原文作**摔跤**）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。」（弗六 12）

「執政的」是指着甚麼來說的呢？「掌權的」是甚麼意思呢？執政的乃是那些管治區域的魔君〔參但十 13,20〕。掌權的乃是那些有權柄的。「管轄這幽暗世界的」是甚麼意思呢？這是指在血氣、意識形態、新哲學思想、新興的理念等等背後的故事，在這些一切的背後往往有靈界的能力，正在管轄現今屬靈的幽暗，擄去了成千上萬的人。整個社群被困在捆鎖之中。一個地方的教會可以伏在一個阻礙底下，最終變成癱瘓，並且給仇敵制服。倘若那些神的兒女不能醒過來，仇敵就會壓倒他們，直至所有生命都給扼殺。

畢竟，使徒保羅並不是說：「我們與撒但打一場網球冠軍賽。」卻是說：「我們乃是與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摔跤。」摔跤是一種粗暴

的運動。並不是像網球比賽那樣，把球打過來又打過去，你記下點數說：「阿，很好，我們今天打得好，仇敵似乎出局了。」使徒保羅並不是用一種斯文的運動去形容這種爭戰。他所用的是一種粗暴的運動——摔跤，就是汗和血，意思是你的手臂可能給扭到你的背後，或是你的腿幾乎給扯斷，又或者你可能給拋到擂臺的另一邊，下一刻則給重量級的摔角手坐在你身上。

然而許多基督徒並不是這樣想。他們以為基督徒的生活應該像「遊車河」一樣，覺得說我們信徒無時無刻都應該有一種美妙、開心快活的經歷。假若稍為提到仇敵的意思，那一定有甚麼出錯了。不，並沒有出錯。「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摔跤，乃是與執政的、掌權的摔跤。」有時候，那些執掌權柄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和天空中屬靈氣的惡魔會把我們抓緊，並且把我們如虎鉗般夾着。有時候，他們會坐在我們身上。但是，假若你曾經看過摔角比賽，你知道當某個重量級選手壓倒了另一個重量級選手，並不表示他已經勝利了。處於下風的那個仍可以起來，然後贏得整個賽事。

「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摔跤，乃是與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、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摔跤。」「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摔跤」是甚麼意思？肯定的說，意思是必須有人來盡禱告的職事。在一個社群被攻破，向神的能力和神的工作敞開之前，必須有人在背後禱告，使仇敵癱瘓。我們的主說：「先捆住那壯士，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。」〔見太十二 29〕然而，我們卻不是這樣想。我們以為只要所傳講的福音信息夠長，就必定有人得救。以為只要你能有一個「運作順暢」的福音聚會，只要有某一種對的氣氛，就必定有人得救。可是，你可以有了一切，但你仍舊好像碰上一道剛硬的牆壁。越要緊和越有屬靈價值的工作，仇敵就越是要潛進來，要來壓制。牠不會退卻而讓你進行賽事，牠不會容讓你有好的時機使事情有長久的突破。

因此我們必須明白這個很簡單的事實：在神的教會中，很少事情比團體的禱告更加有戰略方面的重要性。在前面的日子，世

界歷史最後的一個階段中，我們需要懂得怎樣一同禱告，並且懂得怎樣一同把一件事情禱告得透徹。

再者，假若在前面的年間有真實的逼迫臨到，假若我們會失去自由，那麼我們現在就要懂得怎樣在小組中，得以真正地一同學習。不要白白等到那日子破曉的時分，然後忽然間，我們想：「多少年前他們在禱告的學校中講了些甚麼？我們過去常常受的教導是甚麼？」那時已太遲了！你必須記得，在那日子，天發亮的時候，仇敵會有更大的能力。那時候，你不可能再去研讀書籍，好像從前一樣實行團體禱告的所有原則。除非神的靈把這個燃點在我們裏面，否則在危急關頭的日子，我們將會後悔莫及。

這就是為甚麼無論要付多大的代價，我們（不單為着那些在主裏年輕的，也為着那些在主裏面年長的）都需要學習團體禱告的功課。我們中間較年邁的所學的一些禱告的壞習慣，這些習慣已經成為我們第二種天性。「噢，因為我在主裏面年事已老了，並且有這等背景，所以我想學來也沒有用。」這樣承認自己軟弱的說法是沒有好處的。你是不是要告訴我說，聖靈無法勝過你的背景？祂能夠保守一切你背景中最好和最有價值的東西，也能夠勝過一切不好的東西。只要你信靠祂，並且敞開自己接受改正。一切學習的基礎就是要柔和謙卑。任何人一說：「我不需要這個」，他們就永遠不會學習。甚麼人一說：「我不會接受這個的」，他們就無法學習。

我們並不是要你全盤接受，我們所要的乃是把這些帶到主面前，並且實實在在地弄清楚這件事。我們必須學習怎樣使用神已經放在祂教會手上極具威力的武器。

## 四種禱告

在提摩太前書二章 1 節，我們發現有四種禱告，包括了禱告的各方面。很有意思的，就是這四個詞：懇求（supplications）、禱告（prayers）、代求（intercessions）、祝謝（thanksgivings），每一個都是以眾數形式出現的。

## 一、懇求

「懇求」這個詞基本的意思是「**需求**」，這就是它背後的意義。在欽定譯本（AV）、重訂譯本（RV）、美國標準譯本（ASV）、和重訂標準譯本（RSV）裏，都是用「懇求」這個詞。新美國標準譯本（NASB）則用「請求」（entreaties）這個詞。原因是這個詞基本的意思就是「需求」，然後就有要求，或者請求，或是懇求。這個詞強調「需要」的含意，然後因着這個需要而熱切地祈求或呼籲。這不是僅僅向神祈求一些東西而已，乃是比這個更多，就是**向神熱切的呼籲**，對主一個熱切的請求，迫切地向主懇求。我想，要明白「懇求」這個詞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這樣想：出於急切需要而有的求問。因此，在這裏我們頭一件事，就是從真正的需要而出來的。這是由於那個需要而向主求問，是對主一種熱切的懇求，一個迫切的呼籲，一個懇切的請求，求問主在這個需要上，祂有怎樣的心思。

為甚麼有這麼多的禱告沒有功效？為何常有以下的情況？就是當我們參加過禱告聚會以後，我們好像必須硬要說：「神誠然聽了我們的禱告。」因為在我們裏頭深處，有點覺得大部份的禱告還未曾越過天花板。我們說：「不。神聽了禱告，因為神是聽禱告和應允禱告的。」而事實上，有許多禱告根本還未越過天花板，因為我們禱告自己的禱告。我們從來沒有停下來去求問主，從沒有一刻試過這樣作。換句話說，這就是禱告的第一方面，因為很明顯，這是最基本的。除非我們向主懇求，除非我們求問主，除非我們站在這個急切需要的基礎上向主呼籲，否則我們將永遠不知道祂對這件事的心思。所以，因着我們不知道祂的心思，我們只不過是反復地禱告，用了許多話語，卻毫無進展。

向主求問是所有禱告都是最基本的。除非我們先知道了主在這件事上的心意，我們無法禱告得正確，無法使用所提供的武器。例如，假使有一次公民投票〔當時英國確有一次公投〕。我們不知道怎樣禱告。所以，我們切實在這事上尋求主，而當我們尋求主，主就給我們話語。你必須求問主，當你求問主的時候，

在你心中，在你靈裏（不是在你魂裏）就清楚的知道神說：「好的，好的。」然後，你就可以往前。這就是「你們若求甚麼，心中不疑惑，就必得着所求的」這句話的意思了〔參雅一 5-6〕。你可以在心思上有許多疑惑，但在你的心中並不疑惑。

我們向主求問，我們必須在各種的事情上知道主的心思。這就是為甚麼「懇求」這件事絕對是基本的。我想除了強調「懇求」這件事以外，再沒有其他事比這個更要緊了。這是那失去的一環。

你在甚麼地方找到一些禱告聚會，其中的人有真正求問主，或者有一種求問的靈呢？這並不是說主會讓你不斷一夜又一夜地等候。事實上，在許多的事上祂只要求一種態度，一種求問的態度，然後就差不多在頃刻之間，祂會說：「事情就是這樣。」

我們以為主跟我們一樣，要用甜言蜜語逗祂開心，使祂舒暢，直到祂有好的心情，我們便能得到我們想要的。然而，主並不是這樣的。祂要接觸列治文市（Richmond）居民的心比我們更切。祂比我們更願意介入某些處境。祂所要的不過是一個求問的靈，並且有些時候，差不多立刻就有清楚的指引。然而，許多時候，在我們的禱告中，還沒有給主機會讓祂向我們顯示之先，人就很魯莽地橫衝直撞，像坦克車一樣把一切壓倒。不是說我們一定要等上好幾句鐘，祂所要的其實不過一種靈。主在這件事情上有甚麼心意呢？我們要怎樣禱告呢？神要給我們甚麼話語呢？要使用那一種武器才合適呢？

## 二、禱告

第二個詞是「禱告」。我們不會花太多時間在「禱告」這個詞上，因為這是新約中最常用的字眼，是禱告的一般用詞。字面上，它的意思是「**傾倒出來**」。這就是禱告：傾倒出來。你把一切的需要傾倒出來，把所有的傷痛傾吐出來，把所有的感受都傾倒出來。這就是禱告。我想我們大多都明白這個。

## 三、代求

第三個詞是「代求」。這裏所用的詞有一個意思，是向在高位的、君王、法官或王子，就是

向有權柄的人請願。原本意思就是你向在高位的請願。這也是為甚麼新美國標準譯本（NASB）聖經用了「請願」（petitions）來代替「代求」（intercessions）這個詞，我認為這種翻譯可悲。那是一個差很多的譯詞，因為這詞的真正意思並不是這樣。真正的意思是你請求某些有權柄的人去作一些事。換句話說，這是指着**代表他人或者我們的一些處境，去尋求神的同在和垂聽**來說的，這才是代求。

這是禱告中最深的層面，卻是最少被人經歷的。在神的子民中間，只有非常少的群體很懂得團體的禱告。為甚麼？因為代求不是僅僅為着一個處境說一些話，而是你的靈、魂、體都要投入其中。這就是理斯．豪威爾一生的故事之恆久價值。假若你想成為一個代求者，你當留心，因為神將會要求屬於你的每一樣東西，包括靈、魂、體、時間、精力、健康、財物。神要奪去這一切。所以請不要貶低代求者這個字。

假若一個人離開群眾，關上門，然後向主說幾句話，這個可以說是禱告，或許是求問，但並不是代求。請你不要給這些話嚇唬了，便說：「我現在不想再作任何事情了，我希望你把我在『為英國的代求者』〔Intercessors for Britain，專門為着英國代禱的一個團體〕上除名，還有其他有關的事情。你所講關於代求的話，確實把我嚇死了。」

然而，事實上我們都必須開始學習，神也愛那些準備去代求的人。我相信沒有其他事比起準備作代求者，會叫你更靠近神的心。假若你準備作一個代求的人，神會堅定地、有力地，按你的能力，一步一步引導你。首先，從代求的幼稚園開始，進入小學，然後再上中學及大學。至終你會懂得怎樣代求。可是，我必須告訴你，這要你付出一切作為代價。不要以為代求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，代求需要你付出一切的代價。這就是為甚麼只有這麼少的代求，因為這個要求一定程度屬靈的成熟。假若沒有成熟，主無法給一些祂想你代求的事情。但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。當你在主裏面尚年幼，你若對主說：「主，我想代求。」神還是會給一些你可以應付的事情去代

求。但是，神正在兩難之間，祂找不到有屬靈度量或成熟的人，足以能夠為着一些事去代求，那些事情對祂在這世上的旨意是絕對要緊的。

這就是為甚麼我鼓勵大家讀理斯．豪威爾的傳記，你就會明白到在這房間裏，沒有一個是在那群人的代求之外的，這代求的服事叫他們付上一切的代價。那些年輕人在大戰開始時被招聚在一起，留在那裏，一直到如今。他們付上了一切的代價。然而，他們進到事情的背後，因着懂得代求的功課，事情便這樣發生了。

## 四、祝謝

祝謝就是**獻上感謝**，不單為着禱告蒙應允，也為着主自己。許多人一聽到獻上感謝，就想到感謝主上一個禮拜答應了我們的禱告。我們總是這樣看感恩這件事。經上說：「當存感謝的心把你所要的告訴神」〔參腓四 6〕。你知道許多人怎樣領會這句話嗎？你有一個要求，所以你對主說：「主，這是我的需要」，或者「主，這是我們的需要，請祢如此如此作……現在我要感謝祢的應允。」但是，那只會把「感恩」這個詞貶低了。

獻上感謝不是單單感謝神將要答應或已經答應了。感恩乃是為着神的所是，就是祂的一切所是：祂的恩典、祂的愛、祂的憐憫、祂的寶座、祂的真理。這是在另一個層次的。團體禱告中不可少和戰略性的一部份——敬拜——就是包含在感恩這個詞裏。

許多人是這樣自我中心，所以仇敵可以把他們弄於股掌之間。牠只需來對我們說：「你現在敬拜主沒有益處，你整天都心情不好。你從灰暗的角度看一切的事物：孩子糟透了，工作叫人討厭，上司給了你過量的工作。你下班時很不好受，還有其他事情，你就很容易發怒。不要感謝主嘛！你不過是一個失敗者而已。」然後你說：「那當然啦，我們到哈爾福特樓（Halford House）那裏聚會，首要的是真實。我們一定要真實。我不想作偽君子。我不會開口讚美主、感謝主，因為這樣作，我就成為偽君子。」那麼魔鬼便說：「當然不可，絕對不能！你不要作一個偽君子嘛！」這樣，你就宣佈放

棄選擇權。你會發現你在百分之九十五的聚會都放棄選擇權。

仇敵現在把你擺在一種情況裏，就是只有當你感覺好的時候才讚美主。因此，魔鬼整個機關就運作起來，為要確保你感覺不對勁，因為牠想摧毀任何的感恩和敬拜。他知道敬拜、感恩和讚美在我們所處的爭戰中，是極厲害的武器。我們是這樣自我中心，就使我們完完全全陷入仇敵的佈局中。我們是這樣處於下風，有時候，一些人在聚會中多少年來從不開口讚美主。他們甚至不能告訴主祂是可愛的。他們不能說祂的寶座直到永遠。他們從來沒有用嘴唇公開說過：「神阿，祢的真理長存。祢的慈愛直到萬代。」

可是，我們必須明白，我們可以向神坦誠，並說：「主，我感覺很差勁，今天是很糟糕的一天，但是，主，我實在要感謝祢，祢的寶座沒有改變。我有差勁的一天，但這並不會使天上的權柄動搖。」然而，有一個看法就是當我們心情不佳，天上就會有內閣危機；假若我們在晚上食了甚麼東西，不太合我們腸胃，影響我們對事物有一種厭惡的看法，彷彿主已經退位了，整個蒼天都要塌下，成為一堆頹垣敗瓦，而仇敵就往全世界蜂湧而出。這種想法是荒謬的。

當你明白了，甚麼時候情緒低落，你仍是可以讚美主；情緒高昂的時候，你也可以讚美主。當你低沉時讚美主，你還是可以誠誠實實的。你說：「主，我實在感覺納悶，但我要因着祢的所是來感謝你。祢是奇妙的，祢就是這樣美妙。祢一切的工作都是奇妙的。祢的真理永遠常存。只不過在這個時候，我對事情有一種厭惡的看法，但是，主，祢的真理是永遠不變的，遠超過我的偏見。」

魔鬼會說：「這個人說的是真理，現在怎麼辦？我甚麼也不能作。」因此牠對跟隨牠的「下屬」說：「不要碰某人一段時間。他們光景不好的時候，比光景好的時候，對我們更有利。」你們當中有一些人正在幫助仇敵，使自己持續在一種長期不好的光景中，因為你沒有學好這個功課：我要在任何時候都稱頌主。當你想到要稱頌主，就必定要說：

「很感謝祢，我心裏充滿喜樂，滿有平安。我感覺到美妙極了。」這就是你對稱頌主的意念。其實，你並不是在稱頌主，而是在稱頌你自己。你不過在說自己的情況。但是，假若你忘記自己，只是稱頌主說：「哦，主，我稱頌祢，祢是多麼奇妙，祢是真理，祢是在寶座上，祢是直到永遠的，一切的權柄都在祢手裏。」你便會忽然發覺喜樂回到你心中，平安再一次進到你心裏，生命進來了。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。

我知道我們都有同樣的疑惑。我這樣對自己說，你們也必須這樣對自己說。哦，仇敵怎樣抓住我們？牠清楚知道這種自我中心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性。牠在這事上把我們綁得緊緊的，因此感恩成為一件很人工的事情。當那些負責的弟兄作了他們的一小份以後，我們餘下的都放棄權利，接着就有一段很長而尷尬的靜默。但是，當我們明白到我們在任何時刻都可以讚美主，那是何等奇妙。是祂的讚美，祂的讚美應當不斷的在我們的口中。然後，在我們手裏就有武器。經上說：「願我們口中向神高聲的讚美，是我們手中一把兩刃的利劍。」〔參詩一百四十九 6〕

## 團體禱告的原則

「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」（太十八 19-20）

甚麼是團體禱告的原則？團體禱告的原則就是一同，或者可以說是相互關連。

### 一、<u>同心合意</u>

現在我們看一看「同心合意」這個詞。「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」「同心合意」這個詞的希臘文是 sumphoneo，英文的 symphony〔交響樂〕是從這個字來的。按字面，這個詞真正的意思是「一同發聲」、「一同開聲」、「一同說話」，就是「一同協和」。它主要是用在樂器上。

這就是在浪子的故事裏，當大兒子回到家中聽見「作樂的聲

音」所用的詞〔參路十五 25〕，他聽見了 sumphoneo。在那句美妙的話中也看見這個詞：「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？」（見林後六 16）那個詞是「相同」〔英文為 concord，即協和〕。原初來說，整個思想可以說是關乎樂器的彼此相融、和諧一致。

好了，馬太福音十八章 19 節這節經文一般的意思乃是：「**我們要同意去同心合意**」。你們常常是這樣領會：「有沒有人在這事情上跟我同心合意呢？我們要同意去同心合意。」那麼，當大家同意去同心合意，我們的意思是這樣（雖然沒有說出來）：我們可以扭轉神的膀臂，要祂作一些祂根本不願意作的事情。雖然祂並不真正想作那事，但假若你和我同心，我們就可以扭轉祂的膀臂，叫這事從祂得着成就。雖然這個講法很粗野，但那正是對於這節經文很盛行的看法。我們同意去同心合意，那麼神本來並不想作這事，卻必須去作。這整個看法是一個謊言。為甚麼？正因這個小小的字詞「因為」。

我曾聽過許許多多關於第一句的信息：「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」也曾聽過許多信息是講論第 20 節的：「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」但我卻從未聽過一篇信息論到主所講的整件事。

「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**因為**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」那個「因為」說明了第二句是第一句的條件。頭一句整句必須在第二句的亮光下去領會。這是甚麼意思呢？意思很簡單，就是無論在哪裏有兩三個人奉我們主耶穌的名聚會，祂就在其中。並且因為有祂在他們中間，祂就發表出祂的心思、祂的意志和祂的旨意，並且這個是從祂身體上的眾肢體發表出來的，那裏就有同心合意。

這就是為甚麼有些人常常這樣引用這節經文：「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得以同心合意」，因為確實說來，那正是其中的意思，雖然在經文中

並不是這樣的用詞，經文乃是說：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同心合意」。然而，整個意思就是：主藉着祂的聖靈在我們中間，把祂的心思和祂的旨意告知祂身體上的眾肢體。如果我們開始領會這個，我們就抓着某些重點了。

## 二、奉主的名

「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們主的名聚會」是甚麼意思呢？我們主的名是否只是我們結束禱告時的口頭禪呢？以「奉耶穌的名」來結束你的禱告這並沒有錯，然而你這樣作是甚麼意思呢？你這樣用主的名，是否視之為一種靈驗的憑藉呢？抑或是：「父阿，我們與你的兒子合而為一，我們與祂連結，祂是頭，我們是身體。在元首的名裏面，我們被招聚在一起。」現在你開始明白一些很奇妙的東西：「凡你們奉我的名所求的，我父必要賜給你們。」這個原則貫穿在神的話語中。他們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主的名裏頭作的。因此，問題是在於你所處的地位。

同樣地，有人使用「血」這個字。有人說到「血」、「血」、「血」、「血」。他們對此有許多古怪的念頭。「弟兄勝過他，是因羔羊的血……」〔見啟十二11〕究竟「羔羊的血」是甚麼意思？就是耶穌基督完成的工作。這是耶穌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之一個象徵。

「奉主耶穌的名」是指我們在身體裏頭的另一種表達句語。你所處的地位在那裏？你是與主相連的，是祂身體上的肢體。祂在我們中間，我們在祂裏面，祂也在我們裏面。當我們看見這個，我們發現很奇妙的事情，發現聖靈帶給我們基督的同在，使我們能在禱告裏同心合意。神的靈在帶領、引導、催促、加力。因此，禱告的時間便成為基督身體的彰顯。這成為我們與基督聯合並在基督裏合而為一的彰顯。

## 三、顧及其他肢體（基督的身體）

有時候，所發的禱告只不過完全是個人主義，並沒有顧及基督的身體，沒有跟其他人調和。你幾乎以為他們沒有聽見其他人在之前和之後的禱告。那是一種完全不相關、個人主義的禱告。當我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，這並沒有甚麼錯，但是當我們在一

起，這樣作就否認和抵觸了團體禱告的基本原則，就是：「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」。

現在我要說到同心合意。並不是你和我說：「我們現在要同意要同心合意，這裏有多少人會同意？」我們看到一些手舉起來，便說：「我們要把其餘的人關在外面。然而，我和你要像精英份子，定要有一番作為。我們要把神迫至牆角，使祂必須作一些事情。」同心合意不是這麼一回事。要是你真的這樣想，這是褻瀆神。真正的同心合意乃是我們奉我們主的名聚集在一起，站在我們在基督裏的地位上，就是在基督裏的一個身體。我們等候祂，求問祂，向祂提出請求，因此主的心思臨到我們中間。不需要很長的禱告，很多時候，當某人禱告，有一些話在你心裏點亮了。當你聽他們禱告的時候，你知道說：「呀，對，就是這樣。」你可無法等到他們停下來。有時候我盼望我們可以好像聖經中所說的，就是若有先知在說話，另一人有啟示時，那先說話的就當閉口不言。

事實是當我們真正一起禱告，有人在禱告，負擔便臨到我們心裏。有些人禱告得太長，這實在是可怕。因為真正的團體禱告，是聖靈從一個人運行到另一個，再到另一個。所以若有人禱告得太長，聖靈的運行就銷滅了。從我們口中帶出了同心合意，而所作的事情要定準為事實，最少要憑兩個人的口所說的。為甚麼神需要這個？我不知道。（能夠說我們不知道某些事情，這是好的。）我所知的乃是神並非不願意救人，神也不是不願意作這事或作其他事。也不是我們必須扭轉祂的膀臂，叫祂作一些祂根本不願意作的事情。不！祂想要作事，只是祂需要得着我們與祂一致，祂要那件事在最少兩個人的口中發表出來。

若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必須要從兩三個人的口中發表出來。有一種錯誤的概念，以為只要有一個人把某事情禱告便足夠了，其他人可以不管了，不是這樣；然而這也並不是要每一個人都禱告過才行。我們必須在這裏學功課，就是要留意恩膏在甚

麼時候運行？有時候，恩膏會停在某一件事上，三十個人都會為着同一件事禱告，好像圍繞耶利哥城一樣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，直至牆垣倒塌。別的時候，只需要兩三個人開聲，事情便成就，恩膏的塗抹便往前去。沒有必要再轉過來為那件事禱告，因為已經成就了。

這正是新約很重要的不同之處。在舊約裏，他們禱告的方式很簡單，每一個人同聲禱告。那是舊約的記號。他們都發出各自的禱告，神在天上為他們成就。這些人之間並沒有任何關連。他們蒙拯救，但卻仍是一班個別的個體。他們的的確確正如你和我一樣蒙了拯救，蒙羔羊的血所救贖，向前遙望十字架。他們已蒙拯救。然而，新約很大不同之處，就是神把祂的靈放在我們裏頭。我們不再是個別的個體，我們乃是一個身子上的肢體。有些時候，這樣說是很好的：「我們來同聲禱告，把一切事情都帶到神的面前，神自己可以弄清楚。」我不會僅僅因着我們是英國人而禁止這樣的作法。可是，新約的記號乃是：聖靈在我們裏頭，祂可以使用我們每一個。

初期，這樣的事叫猶太人大吃一驚，他們無法理解，「這班人在作甚麼？是怎麼一回事？他們行動一致，彷彿有一個無形的指揮在其中。一個人開聲禱告，接着有另一個，然後又另一個，跟着又另一個，然後那地方震動。」這並不是僅僅許多個體聚集而成的會眾，而是在基督裏的一個身體，與元首相連，在聖靈的指揮和管治底下。

因此，禱告聚會這意念簡單來說，就是把我們心中的事情，用聲音發表出來。我想這是許多人對禱告聚會的最好看法。而我所聽過最糟的想法，是在美國一班牧師中間聽見的：「哦，禱告聚會是一件好事，因為這樣可舒洩會眾的心理問題，叫服事來得容易一點。」這就是他們對禱告的看法。神聽禱告，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，問題只在於人都把一切事情都屈在心裏，那麼何不讓之舒洩出來？這種看法，很像精神病院裏的一項環節：讓一切舒洩出來，各人就會覺得好一點。這是對團體禱告最糟的一種看法。

基本上，這個情況也類似，有許多個別的個體在禱告，卻沒有顧及別人。那麼，在這樣情況底下，我們或會建議一些禱告事項，叫各人各自在家中禱告，這樣會節省百分之七十五的時間。如果每一個人都要禱告自己的事項，好像旁若無人，為甚麼我們不把禱告事項列出來，然後各人回家，在他們自己房間裏，用十分鐘跪下來安靜禱告？這樣會減少時間的浪費，我們可以騰空很多時間來作別的事情。

## 四、避免環遊世界式的禱告

以下是人怎樣參與禱告聚會的情形。當頭一個人禱告，他或許為在洛杉磯葛培理（Billy Graham）的福音工作禱告。然後他為着開普敦〔Cape Town，南非的城市〕一個有深切需要的家庭禱告。跟着，他為墨爾本〔Melbourne，澳洲的城市〕一個回到主面前的弟兄禱告。接着，他去到東京，為當地一個弟兄禱告。跟着又回到倫敦，為着那裏的弟兄姊妹禱告。然後，他為着祖母生了壞疽的腳趾禱告。這就是他的禱告了。

接着，另一個開聲禱告，他為着在墨爾本那位返回到主面前的弟兄禱告，然後為東京的那位弟兄，又回到洛杉磯的葛培理，再去到倫敦，因着公開的投票這事而為着倫敦和英國人熱切禱告。接着，有坐在背後的人禱告。他為着祖母生了壞疽的腳趾禱告，也為着另外五個有病患的人禱告。然後他為着洛杉磯的葛培理禱告，又下到墨爾本，然後又去為在東京的那位弟兄禱告，就停在東京了。然後其他人插入，為着東京的那位弟兄禱告，跟着跳到北京，為着所有在竹幕後的聖徒禱告。然後去到俄羅斯，為着所有在「鐵幕」〔Iron Curtain，冷戰時期西方對前蘇聯控制的國家的稱謂〕後的聖徒禱告，然後在南斯拉夫〔巴爾幹半島上的一個鐵幕國家，現今塞爾維亞的前身〕結束。再熱切地為着那些接了福音單張的人禱告。跟着有人在這裏為着所有在各處受苦的人禱告，特別那些在黑暗天主教國家裏的。然後，他回到鐵幕；再由鐵幕轉到東京。

在這禱告聚會中，究竟在作甚麼？主可以弄清楚嗎？開頭，我們在這裏，然後在那裏，跟着在這裏，然後又到那裏，這裏一

下，那裏一下。我們向後走，又向前走，前前後後。如果你在家裏這樣禱告，主會說你需要一些幫助。當你在家裏禱告，你跪下來，比方說為着葛培理禱告，就是為他在洛杉磯的福音運動。然後你繼續為墨爾本的事情禱告，跟着你為在日本的弟兄禱告，或許你去到南非的開普敦，最後你為着本地的一些需要去禱告。你也不會從葛培理開始，轉到墨爾本，然後再回到葛培理，去到日本，又回到墨爾本，轉到開普敦，再回到墨爾本，返到葛培理，然後轉到鐵幕後。主會說：「孩子，你的腦筋需要看看醫生。你只是這樣到處跑來跑去。」

你作夢也不會想到私下這樣作。我們會想你大概需要休息一下。主會說：「孩子，離開一下，休息一會。」我們不曾想過這樣作。然而在團體禱告中，這正正是我們所作的事情。我們環遊了所有地方，但卻原地不動，我們會感覺到有一種靈裏的重擔壓下來。刀鋒變鈍了，我們也不知道我們要到哪裏去了。

## 五、或改用「我們」、「我們的」

在許多地方都有這種禱告，其中一個證據就是使用「我」和「我的」這些字眼。當說「我」時，你的意思是指「我」，這個是沒有甚麼問題的。有些人說：「主阿，我們全都覺得很死氣沉沉。」我們無法見證這樣的事情。我不感到死氣沉沉，可是他們卻說：「我們全都覺得死氣沉沉。」我說：「主，不要把我算在裏頭。我並不覺得死氣沉沉。」那個弟兄或是姊妹應該說：「主，我覺得很死沉。求主幫助我。」或者有其他人會接着那個禱告，便說：「主，我們為着我們的弟兄禱告。」我們要坦誠。

然而，當你在團體禱告的時間裏，全都用「我」、「我的」這樣字眼的話，就不好了。我們的主從來沒有教導我們這樣作。祂教導我們禱告：「**我們**在天上的父：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願你的國降臨；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**我們**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**我們**。免**我們**的債，如同**我們**免了人的債。不叫**我們**遇見試探；救**我們**脫離兇惡。」〔見太六 9-13〕都是用眾

數的，都是「我們」、「我們的」。這也是我們真正感覺屬於這個身體的表現，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以身體的名義去禱告。並不僅僅是「我」禱告，而是「我們」在禱告。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。

正確的禱告聚會，明顯地有一種次序、安排、契合與和諧。如果主藉着聖靈在我們中間，顯明祂的心思，那段時間就必定有目的、結局、安排、和諧與契合。可能是很簡短的，感謝神，但卻有互相的關連，因為這是整段時間的關鍵。或許其中有一些事情出出入入，我們總是不完全的。我們最好只是在適當的時間加入，但無論如何，總體來說，其中有一種安排、目標與和諧。

## 六、附和別人的禱告

再者，去附和別人的禱告是很重要的。你不必是偉大的聖徒，或者已經事奉神好幾十年，才能分辨到某人在禱告中的膏油塗抹。你聽見一個人禱告，就知道其中有膏油的塗抹。他們禱告的時候，有一種透亮和權柄在那裏。很多時候，我們這樣想：「夠了，我們不必再加上甚麼話了。」然而，必須有人附和，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同心合意……」。有的時候（我知道這個看來有點不敬），但願在禱告的時間中，有人會說：「主，我附和那個禱告。」這個會比起一千個其他話語更有價值，就是單單聽見一個宣告：「主，我附和這個。這事已經成就，這裏有同心合意。」

「阿們」（Amen）這個字是很有意思的，這字與希伯來文 aman 出於同一個字根，後者意思就是「相信」、「有信心」。當你說「阿們」時，你所說的乃是「我相信；主，我對這個有信心。」當然，我們用古老的字去說：「主阿，誠心所願，正是如此。」你的意思是說你對這個有信心。想想下一次某人在禱告一些事情，神把一個見證放在你心裏說這個是正確的，你可以說：「阿們。我對這個有信心，我支持這個，我完全贊同這個。」

這正是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16 節裏所說的，那裏說：「既然不明白你的話，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們呢？」我想在一些聚會中，必定有非常多不明白的人，

因為我到過的一些聚會中，從沒有人說「阿們」的。「不明白的人」（unlearned）這個詞，在希臘文裏的意思是「沒有恩賜的人」，並非指不信主的人。縱使有人還沒有顯明其恩賜，當他聽見一種恩賜在運用時，他仍可以說「阿們」。從上下文來看，這裏的恩賜當然是指先知講道的恩賜。他們可以聽得明白，然後他們可以說：「阿們。正是如此。」

## 七、對準目標

禱告的時間必須好像軍事行動那樣的去進行。很多時候，有一種想法在信徒中間好像很盛行，認為只要有一把槍和足夠的彈藥，你開火就是了，槍瞄準敵人和準確地開槍則是次要的事。人拿起槍，上了所有子彈，然後去向着四處，砰！砰！砰！砰！發槍。有時候，他們會留下一發或兩發子彈，就去開火。就好像過去在東方，如果你弄出夠大的聲響，那些豺狼便跑掉。你可以打鼓或是大大吵嚷，牠們就跑掉。這種想法是說，魔鬼是這樣傻兮兮的，我們所要作的就是弄一些喧鬧聲響，在不同方向朝天發射幾節經文，在這裏那裏吵嚷一番，有許許多多人奉耶穌的名說一些禱告的話，魔鬼就會很快跑掉。

事情的真相是，假若我們真正明白我們是在一場戰爭中，並且我們爭戰的兵器不是屬血氣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，那麼我們會明白，我們必須訓練使用武器或者槍械只對準目標。不是隨便四處掃射，卻是真正向着目標開火。

# 禱告中要避免的事情

從這一切的原則，我來到一些實際的要點，包括了禱告的整件事。有些事情我們需要逃避的，好像躲避瘟疫一樣。

## 一、避免平面（橫向）的禱告

所有的禱告都是垂直的。平面（橫向）的禱告是一種可怖的瘟疫。這種禱告是在發放資料，為着惹人注意。其實，只要誠誠實實的告訴大家說：「有一位某某太太，就在葡萄園的轉角處，在多少號三樓的後座。她的丈夫在不久前跌了一跤，跌斷了腿，她的孩子患了白喉在醫院，她在極大的需要中。我們可以為她禱告嗎？」但可惜，事情卻往往是

這樣：「主阿，我們為着某某太太禱告，她住在離開哈弗爾特道（Halford Road）附近的一條路，在那葡萄園多少號三樓的後座。她的丈夫跌斷了腿，孩子患了白喉在醫院。」主說：「親愛的孩子，這些我都知道。你實在不需要告訴我。你為甚麼說這些？並不需要甚麼都說出來。」這會破壞禱告，因為你在向其他人禱告，不是向着神禱告，而是向別人禱告。你的禱告從天上的眼光看來是毫無價值的，你越早察覺這一點就越好。

我們必須學習艱難的功課。當你去到天上，你說：「我有禱告」，這個有甚麼用，假若主說：「你沒有。你用了大部份時間在給人提供資料和許多空話。我們在天上看來，你是一個大悶蛋」。你想我們的主會不會稱許一些破壞禱告聚會的人呢？祂從來不作這樣的事！我們的主不是外交家，祂不是政客。祂不會這樣說：「阿，你作得非常、非常好。」祂要說：「你是禱告聚會的破壞者。為甚麼你不學習？為甚麼不讓我在你身上作工？」

平面的禱告是一種瘟疫，求神使你遠離它，不受它影響。所有的禱告都是直接向着神的，神知道。這就是為甚麼古代的傳道者說：「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語要寡少。」〔見傳五 2〕他的意思並不是說，不要禱告太多，卻是要記得，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祂曉得一切。

我們的主怎麼說？「不要用許多重複話。不可作冗長的禱告好像外邦人那樣，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。」祂說：「要記得，你們沒有祈求以先，你們所需用的，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。」〔見太六 7-8〕並不是說我們就不去求，因為祂教導我們禱告：「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。」然而，祂說：「不要整天繞圈子。你們天上的父都知道了，直截地說罷。」

## 二、<u>避免說教式的禱告</u>

說教和聖經大綱式的禱告，是另一種對禱告的破壞者。在整個宇宙中，我們親愛的主比其他人更多成為講道的對象。如果異教徒好像我們的主那樣成為講道的對象，到了現在，應該有一些事情發生了。有時候，你不明白那些人為甚麼不給主機會，前來

回答那個請求。

許多時候，有人講出一些山上寶訓或其他經文的「炒冷飯」版本。難處在於禱告聚會很多時候成了受挫敗的傳道人之場所，他們沒有其他地方宣洩，惟有藉着禱告講出來。我們有聖經大綱，第一點、第二點、第三點、第四點，及餘下所有的內容，在某些地方也加上頭韻，即是說一切所列的點都是以同一個字母開始的。但願主使我們不受說教的影響。在主面前把神的話背誦，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，但這個跟向神講道或說出聖經大綱並不相同，後者是可怕的。

## 三、避免購物單式的禱告

有一種我們稱為「購物單式」的禱告，或者叫「環遊世界式」的禱告，就是有人帶着一大串事情，他們或許要開口之前有很大的掙扎，但最後，當他一開口，他們就抓着這個機會把所有都說一遍，一直到購物單的末了，事情便完成。或者他們好像我所說的，帶領「世界旅行團」。從這裏開始，走到那裏，再繞一下圈，幾分鐘後又回到原處。

## 四、避免人工化及情緒化的禱告

另一種我們必須避免的是情緒化及人工化。尼哥信（W.P. Nicholson）曾這樣說：「為甚麼有人向神說話的時候，必須用古怪的聲音呢？」禱告這個字一般都是用作與神說話，也只有這個用法。我們在主面前必須存着恭敬的態度，必須要敬畏主，然而為甚麼我們必須人工化呢？我們向主說話的方式，是我們連作夢也未想過會這樣對着丈夫或妻子說的。為甚麼要用這一種人工方式的禱告來對待主呢？為甚麼我們不可以用彼此交談的方式恭敬地來向主說話呢？

## 五、避免冗長的禱告

也有時候，有些人為一件事情禱告，他們為這個禱告得很久、很冗長，我們必須知道，很多時候是重複的話使我們的禱告這麼長。

## 六、避免慣性的聲響

有時候還會有一些慣性的聲響，例如咕嚕聲。實際上，有些人會慣性地發出咕嚕聲。有時候，有人會說：「哦，主，蘇維埃俄羅斯這麼黑暗，」接着來一

咕嚕聲。有一個弟兄，他有一個想法，認為「哈利路亞」必須從靈裏發出來，從深處而出。在一次場合裏，他站起來，為着一個男孩叫「艾雲…哈利路亞！…史東斯」禱告。跟着，過了一會兒，他為着「嫩娜…哈利路亞！…的盲腸」來禱告。最後，他說：「主阿，我們要站住反對那個…哈利路亞！…魔鬼。」在這一句中，他是比較接近真理了。他有一種想法，認為「哈利路亞」一定要從裏頭深處不自覺地發出來，他果然如此。但他的作法卻不過只成為了一種習慣性的聲音。

慣性的聲響是一種瘟疫。若有人真實地說「哈利路亞」，這是一件很美的事。就如有人大聲說「阿們」或者「主阿，是的」，若真是從聖靈而來的，也是很美的事。當眾人異口同聲的「阿們」響起來，是因着我們全都在聖靈裏見證那件事，這是很美的。但慣性的聲響卻需要避免的。

## 七、<u>避免對着雙手禱告</u>

禱告聲要響亮。不要對着你的雙手或者對着椅子說話。我曾經提過許許多多次，但是仍有人這樣作。他們對着兩隻手說話，他們所說的話，你一句也無法聽得見。他們猶如在說方言。（如果他們真是說方言，或許好一點。）那個情況就好像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所說，我們無法說「阿們」，因為我們對他們所說的一句也不明白。如果你有一把柔和的聲音，不要讓這個攔阻你禱告，但如果你天生一把柔和聲音，並且沒法改變，那麼不要禱告得太長。禱告得簡短一點，並且要提高嗓門。不要對着雙手禱告，也不要對着座位禱告。

## 八、<u>避免遲鈍</u>

我相信遲鈍是我們最大的問題，例如，對神的靈之引導，對膏油的運行並不敏銳。有些時候，我們有些人彷彿是聾的，總是要等待有人用勁或者清晰地說話，叫你聽得見，然後你才開口。那個不一定是出於神的靈，無論怎樣，我們必須學習被聖靈引導。聖靈會以簡單而清晰的方式來引導我們。

有時候，我們遲鈍到一個地步，我們用一種盲目、機械化的方式來依從所提出來的禱告事項。我們只不過跟着整個禱告單

從頭到尾說一遍。只要稍有一刻靜默，我們便去到下一點，因為我們沒有在膏油的運行當中。我們對神的靈不敏銳。或許主並不想提及那件事情。為甚麼我們必須為着所提出的每一事項去禱告呢？其中的一些事項可以帶到家中禱告。我們需要對神的靈敏銳。

## 需要覺察神

甚麼是整個問題的癥結？我已經講過禱告的原則、禱告的四個層面、禱告時間正確的種類和指出一些實際的點，然而整件事的癥結乃在於需要覺察神。你或者不是這樣想，但假若你離開時，默想一下，深思一下，回到家中你就會清楚看見那個大問題就是需要察覺神。

如果不是百分之八十或更多，則我們所有的禱告最少有百分之七十五，實際上是為了公眾的消耗，而不是為着神的注意，原因就是我們沒有覺察到主。以利亞說過三四次：「我侍立在耶和華面前。」沒有人可以看見他侍立在耶和華面前。他或者曾在亞哈王或者耶洗別面前站立，但他總是說：「我侍立在耶和華面前。」他有這樣的一種意識，這樣的一種對神的覺察。總是如此：「我侍立在耶和華面前。」我相信這就是我們最大的需要。

有些人視禱告為靈修的操練，其他則視之為一種必須履行的職責，認為我們必定要張開嘴巴，每次都盡量為更多的事情禱告。假若我們真正覺察神，這一切都會消失。儘管我們不能用肉眼看見祂，但如果我們真的覺察到神藉着祂的靈臨在這個地方，就會使我們的禱告有革命性的改變。我們會變得直截了當，不再用第三身的說法。我們會抓住祂，說：「主，你在這裏。你，全地的主，確實在我們中間。我們要把這個需要帶到你跟前，我們沒有必要把一切都告訴你，因為你全都知道。」我們覺察到祂是在這裏。

在萬王之王耳中的片言隻語，可以扭轉一個局面。我們有些人想：「要是我擁有影響力，擁有能力。假若我可以跟總統先生會面一陣子，談一下這件事、那件事……」但你知不知道我們可以有一個小時，並且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去到那萬王之王面前？

可悲的是：許多時候，那一個小時的禱告時間，很多都消耗在一些不是真實的禱告中，時間會被這一切東西所耗費。但願主恩待我們，賜給我們對祂同在的覺察能力。

# 第二篇。禱告聚會中的聖靈引導

讀經：

以弗所書六章 17-18 節「並戴上救恩的頭盔，拿着聖靈的寶劍，就是神的道。在聖靈裏隨時多方禱告祈求，並要在此儆醒不倦，為眾聖徒祈求。」〔原文另譯〕

猶大書 20-21 節「親愛的弟兄阿，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聖靈裏禱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，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，直到永生。」

羅馬書八章 26-27 節「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，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，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。鑒察人心的，曉得聖靈的意思，因為聖靈照着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。」

詩篇一百卅三篇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，何等地美！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，流到鬍鬚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；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；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遠的生命。」

我們要來看聖靈與禱告的關係，這一次我所要講的是聖靈身位的一方面與禱告的關係。

沒有聖靈，便不能有真實的禱告。沒有聖靈，禱告聚會不過是一大堆人，僅僅為着許多請求發出聲音而已。可是，真實的禱告乃是聖靈所生、所引導、所指揮、所給予能力的；並且在一種很奇妙的方式下，祂帶我們到一個地步，得以執行神的旨意。祂的領導、指引、給予能力和祂的職事，對於團體禱告是不可缺少的。沒有這些，便沒有辦法有團結、和諧與膏油的塗抹，並且也沒有能奏效的武器。這樣，便無法有執行神旨意的行動。

在禱告聚會時，假若聖靈的感動被銷滅，或者我們叫聖靈擔憂，我們只會變成個別單位的群眾，彼此毫不相關，不過是各自作一些符合聖經的事而已。我們可以很符合聖經，照着經文去作，作得很正確，可是我們只不

過是許多得救個體的聚集而已，彼此互不關連，沒有團結，也沒有彼此相互的彰顯。地位或許有了，但卻沒有實際的彰顯，沒有凝聚力，沒有和諧，也沒有膏油的塗抹。並不是說沒有膏油塗抹供給我們，可是那膏抹卻沒有被認定，沒有被依從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那段時間可說是沒有膏油的塗抹。

如果聖靈不在其中，誰可以運用聖靈的寶劍？這是很不可能的，「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」。這些武器並不屬於人類天賦、資源、或能力的範疇，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」〔見林後十 4〕。假若在整段禱告的時間，聖靈並不是在作指揮、領袖和指導者的位置上，那麼便沒有武器可以使用。整段時間不過被一些提起來的事情所充斥而已。我們甚至可以正確到一個地步，好像可以到達某一個程度，去到某一些重點，但卻永遠不會帶進一件武器來，叫你們都覺得那件事已經解決了、已經被神攻破了，你不能說執行的舉動已經做到了。你禱告又禱告，禱告又禱告，卻從來沒有一件事作成，沒有一件事可以完結。因為真正說來，這個仍舊在我們自己努力的範疇內而已。

除了聖靈，還有誰可以向基督身體上的眾肢體，顯明甚麼是元首的旨意、心思和負擔呢？離開聖靈，在我們中間升天的基督怎樣叫我們曉得祂的心思呢？我們以前提過馬太福音十八章的幾節經文：

「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」（太十八 19,20）

那位升天的基督怎樣在祂自己的子民中間，把祂的心思顯明，叫其中有一種內在的同心，在祂身體的肢體中產生一種自發而明顯出於生命的合一呢？只有藉着聖靈，別無他法。

這就是為甚麼在以弗所書六章 18 節那裏說，我們要「在聖靈裏隨時多方禱告祈求」〔原文另譯〕。請仔細留意「在聖靈裏禱告」這句語，我們很多時候聽見一種普遍的看法，認為在聖靈裏

禱告就是用方言禱告。在聖靈裏禱告當然包括了用方言禱告。絕無疑問，說方言的恩賜，特別是在個人靈修及代求的時候，是聖靈的一種彰顯。因此，這個很明顯是在聖靈裏禱告。然而，把在聖靈裏禱告與用方言禱告劃上等號，卻是很錯誤的，也貶低了在聖靈裏禱告的整個意思，因為其中的意思是遠遠超過僅僅用方言禱告。

「我若用方言禱告，是我的靈禱告，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。這卻怎麼樣呢？我要用靈禱告，也要用悟性禱告；我要用靈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」（林前十四 14-15）

如果我們要嚴謹正確，「用靈禱告」就是用方言禱告，「在聖靈裏禱告」不只包括這一個，還遠遠超越用方言禱告。

我們說到禱告的層次，那裏說：「在聖靈裏隨時禱告。」換句話說，所有真實的禱告都是在聖靈裏頭，是在聖靈的領導下、在聖靈的指引下，藉着聖靈的加力，都是在聖靈的範疇裏。如果我們弄清楚這一點，會給我們很大的幫助。

所有真正團體禱告的範疇、領域和層次，都是在聖靈裏。當我們看見這一點，我們就開始明白團體的禱告所處的範疇，跟這世上任何事情的範疇都全然不同。這件事並非僅僅一些人「聚集起來」，不過是把他們的擔子、懇求和感受訴說出來而已。整件事乃是在另一個層面、另一個層次裏頭，就是「在聖靈裏」。

我們可以把馬太福音十八章這段經文「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因為無論在那裏，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」，與「在聖靈裏隨時禱告」劃上等號。

## 在禱告中聖靈絕對的主權

關乎禱告聚會中聖靈的主權這件事，我們可以完全肯定。並非只有張三、李四可以銷滅聖靈的感動，有時候帶領的人也會銷滅聖靈的感動。聖靈要作絕對的主宰，一開始禱告，祂的主權就得被每一個人所確認，否則一開始便有障礙，我們的禱告時間剛

起首便蒙上一層陰影。因此，我們應該對這個有透徹的看見。

禱告聚會並不是一段「自由參與」的時間。有一種想法說，禱告聚會彷彿是開放給所有人自由參與的，我們可以有自己的一份，我們都可以說出自己的一點點（很坦白的說，每個人應該有他的一份）。這就是「自由參與」的想法。有時候，也有人把禱告聚會看作好像是一段屬靈的自我發表。你說了你的一部份，我說了我的一部份，我們都發表我們屬靈的性格和身量，並且站在一起，這個給我們所有人都有幫助。我們彷彿不在乎要成就事情，不在乎要介入天上的情況，不在乎有沒有執政和掌權的被擊退。整個概念就是這樣：禱告聚會就是叫我們屬靈肌肉得以伸展，並且得到別人稱許的場合。這就是「自由參與」了。

禱告聚會甚至不是僅僅我們看見了那個需要，便發表請求的時間。有些人有一個想法，認為如果他們有特別的需要，或者看見特別的需要，他們的責任就是把那特別的需要帶到聚會中。假若聖靈是這樣引導你，或許可以這樣。然而，假若不過是因你看見一個需要或者感覺到一個需要，那並不一定就意味着主自己想要把那個特別需要帶到禱告聚會中間。

基督是身體的元首。「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，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。教會是他的身體，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。」(弗一 22-23)這是甚麼意思？為甚麼我們一而再碰見「元首」這個詞？「祂是身體的頭」，「祂是教會之首」，「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」。如果「頭」不是代表心思和意志，那還有甚麼意思呢？肯定地，「頭」必定是講到基督的心思和基督的意志，就某種意義來說，這個計畫是在心思裏的。其中有一個心意，有一個目標。

這個代表了一些意思。「頭」不會是空空的，亦不可能這樣。必定有一些智能、有一些「思想盒子」在頭裏面。我們總是認為一個人的頭是他思想的地方。我們不會認為胃是你思想的地方，或是作決定的地方。或許有人是這樣想，但一般來說，我們並不會認為胃部是我們意志和理性思維的所在。我們認為頭是智能、

揀選、心意等等所在之處，我們會想到我們的心思。

除非透過聖靈，否則我們無法知道元首的心意。若不是透過聖靈，我們無法知道元首的計畫是怎樣。除了藉着聖靈以外，我們無法知道元首的目標。除非透過聖靈，否則我們無法知道祂的負擔。因此，我們說到「為教會作萬有之首」這句話時，就是說出了祂超越的地位。

為甚麼聖經告訴我們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？是否只因着這是一個美麗的句語呢？不過是使徒保羅一種誇大的說法嗎？還是它表明了主耶穌得以為教會作萬有之首呢？在世界上，除了教會以外，再沒有別的團體是主耶穌得以為之作萬有之首的。因此，我們作為祂唯一的「身體」，必須彰顯主耶穌基督的主權、王權和超越的地位。沒有聖靈，我們便無法作成。

你我都知道禱告聚會可以進行得很糟，很沉重，很難受，完全受環境的擺佈，直等到聖靈介入那段時間，才有所不同。有些禱告聚會，我們開始了，卻很艱難地進行。忽然之間，有人在膏油塗抹底下開聲禱告，就在那一刻，彷彿一種屬靈的屏障給衝破了，進到另一個新的境地。整個聚會提升起來，因為聖靈得着了祂的地位，祂的主權得到確認，膏油的塗抹為人所順從。就在那一刻，事情便發生了。

除非元首可以表達祂的心思、負擔、得勝，否則我們寸步難行。簡單來說，聖靈在其中並不光是主宰，更是每位肢體必須順從的。對於這個原則，我們沒有一個人是例外的。沒有一個在主裏老資格到一個地步，可以免除順服聖靈的責任。那就是為甚麼這是何等嚴肅的事，也是為甚麼我要這麼鄭重地說到叫聖靈擔憂的這件事。

有時候，我們可以叫聖靈擔憂（至少不像銷滅聖靈的感動那麼糟）。有時候，當禱告聚會中有些情況是活潑的時候，突然間，有人插進來，然後整件事忽然掉進死寂中。為甚麼？有人說：「他們都在反對那位可憐的老弟兄。」然而，這並不是那回事。大多數人感到很尷尬，他們不想反對某某人。他們真的很想

說「阿們」，但如果他們要向主忠誠，會有這樣的話說：「不可有『阿們』，不可有分在其中，這跟我完全無關。」若因為感情用事，以為說「阿們」是在幫助別人，就請你不要說。否則，你只會有分於一些不是出於神的事，聖經說你這樣會碰到死亡。祭司或是利未人從來都不可以作的事，其中一件就是不可以觸摸死亡，因為當你觸摸死亡，你會給捲入死亡裏，變得妥協。

因此，教會必須在這一點上永遠不要感情用事。當然，我們想要彼此幫助，但當禱告聚會潛進死亡裏頭，我們可以怎樣作？所發生的事情就是聖靈的感動被銷滅了。然而這並不是整段時間的終結，因為如果還有人是對聖靈活潑和敏銳的，我們就能立刻回到正軌，生命便再一次注入。我相信你們曾經留意到這個情況：有人在膏油塗抹下開聲禱告，整個聚會地方都滿了「阿們」。這是禁止不住的，因為聚會重回膏油塗抹之下，聖靈在你的靈裏面見證說：「我們重回正軌了。」

可惜，有些時候我們一下子鑽進死亡，有人跟了上去，然後又再有其他人跟上去，聖靈的感動便被銷滅了，那段時間也就此了了。然後，我們離開的時候，比來聚會時更加筋疲力竭。

是聖靈把基督的心思顯明，發表祂的負擔，引導我們進到成就祂旨意當中，並且確立祂的得勝。因此，我們每個人都要藉着聖靈去確認、順從並開始經歷基督為元首，這件事在生命和戰略上是很重要的。

為甚麼團體禱告這麼重要？乃是不單要叫事情在禱告中得以成就，更是讓最年幼的信徒學習功課，這功課對他在地上的一生，並在永世中的事奉都有益處。你也學習分辨你的魂與靈，學習認出神的管治。有些時候，你從反面中學習甚麼不是出於神的，也正面的從神學習甚麼是對的，兩方面所學的是一樣多。

在禱告的聚會中，聖靈就好像交響樂團的指揮。樂團所有的成員必須注視着指揮。單單看着你眼前的樂譜，並沒有用處。你必須不單有樂器，不單有樂譜，更必須注視樂團的指揮。

事實上，許多時候禱告聚會的情況是這樣，人有了樂器，兩隻眼睛緊緊的盯着樂譜，跟着卻來了一段不和諧的樂聲。或許主想你在禱告聚會中開聲禱告五次，這是祂會負責的。如果指揮棒指向你，你就要演奏。你處身於小提琴手中間，說：「我們在開始的時候已奏了許多，無論祂將要怎麼樣指向我們，我們不要再拉了。」你這樣說是沒有益處的。就如你不斷猛烈地敲響你手上的三角鐵，也是沒有益處的。事實乃是我們必須在指揮的引導底下。我曾經說過在馬太福音十八章 19 節中那個希臘字，就是英文裏 symphony（交響樂）的字源。真正說來，這正是最好的方式去描述這個字。聖靈實在是把我們「響和」起來，祂在把我們協調，把我們擺在一起。如果我們真的注視祂，在那段時間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份。我們將可以完全與祂在一起，把我們從主而來的一份擺上。

即使我們沒有實際參與其中，這種情況也會出現。我知道有些人會躲在背後說：「好，我很喜歡他這樣說。因為我從來沒有參與，或者很少參與，因為我想那個指揮沒有多少次真正的指向我。」或者你沒有看着祂。主是一個最完美的紳士，假若你說：「主，我在這個時候不加入。」祂就會越過你，祂從來不會勉強你加入。然而，當那一天來到，你站在神面前的時候，你將會失去一切。除非我們學習得勝，並在神的靈引導底下，擺上我們從主所得的一份（有的時候這對我們的肉體是非常艱難的），否則（我是這樣認為）我們將會無法真正夠資格有分於永世中的事奉，神一直想訓練我們每一個都達到這個目標。

明顯地，當我們順從聖靈，禱告聚會便會有一種計畫、一種和諧、一種連繫，其中也有事情會實現。這肯定就是「在聖靈裏禱告」的意思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我們服在祂的指揮底下。正因為我們服在祂的指揮和領導底下，藉着祂的催促和賦予的能力，整個禱告聚會便有和諧、凝聚和事情成就在其中。

我們的禱告聚會，所提出的禱告事項並不一定每次都要在當場觸及。有些時候，我們可能要把那件事情暫時放在一邊，之後

再回到那件事上。

## 禱告聚會的目的

禱告聚會的目的是甚麼呢？馬太福音六章 10 節那裏說：「願你的國降臨；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」團體禱告的目的乃是：作為神的子民，我們要一同看見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換句話說，首先，我們必須找出神在天上的旨意是甚麼，然後我們把那個旨意帶到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除非我們先知道天上已經說了：「是的」，否則我們無法使用天國的鑰匙。我再說，這是非常、非常重要的。我們乃是要看見神的國臨到我們所面對的各種處境，可能是一切不同種類的處境。

若有一群人投身於外展佈道工作，把人帶到基督面前，他們忽然發覺碰上障礙，要怎樣面對呢？他們越發傳講福音，卻發現情況仍舊是一樣。因此他們決定改變聚會上的編排，帶來一些全新的事物，這些新事物最低限度可以給前來的人一個震撼，使他們從老舊的常規擺脫出來。然而，你這樣作可能失去一些非常非常寶貴的東西，因為那並不是問題的癥結。問題的癥結乃是，無論怎樣，我們應該進到事情的幕後，要讓神的國進到這個障礙裏頭。

你是否相信撒但能夠阻礙基督呢？你是否真的相信陰間的權柄可以勝過教會，與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十六章 18 節所講的話全然抵觸？事情的真相是，只有藉着禱告，我們才發覺我們必須進到主跟前。在我們中間，這樣的情況曾經一而再的碰見過。我曾經見過有障礙在我們中間建立起來，並且我們接受了，卻發現處境很艱難。然後，突然間，在禱告裏頭提了出來，我們就全力應付。如果我們只是禱告說：「主阿，求你，求你，求求你……」，事情只會變得越來越艱難，變得越來越沉重。可是，當我們宣告耶穌基督是主，堅持說神的國在這個情況有最後的決定權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就立刻看見撒但被鉗制，整件事也就此得着解決。甚麼是神的國？神的國就是神的寶座，就是主耶穌的王權、主耶穌的統治。

我們可以面對一切各樣的事情。有時候，在家庭中有很複雜的情況；有些時候，在工作地方有很難辦的處境；有時候，在我們神的子民彼此生活之間有錯綜複雜的情況。除非我們學習怎樣把神的國帶進那些處境中，否則神不會把國度帶進其中。通常就是在這一點上面，人有一種錯誤的加爾文預定論的觀念。我們的觀念是：無論如何，神必定會把國度帶進來。可是祂卻沒有。如果你想陰間的門勝過基督對教會的建造，那麼你就不要使用那些鑰匙。如果你不想見到寶貴的生命成為活石，就是教會建造工作的材料，那麼你不要用那些鑰匙。但如果你不想看見黑暗和死亡的權勢勝過教會，你就必定要使用天國的鑰匙。否則，神容讓事情繼續下去。

神特意要教導我們功課，祂對我們的態度就好像對着小孩子一樣：「假若你沒有學會使用，那麼當你長大了，你永遠都學不會。每一次都要我來為你作，這是沒有益處的。你必須學習自己去作。」這就是為甚麼神常常容許一些情況發展到可怕的地步，因為我們未能在事情來臨以前，及早預見事情的發生。

## 儆醒並禱告

這個把我帶到一個新的題目，就是儆醒並禱告。有時候，有人學習禱告，但是他們並不儆醒。因此每一件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屬靈的範圍所發生的事情，在各個層面（國際、全國、本地的層面），我們總是跟着這些事情走，卻跟不上。我們對現今所處的時候沒有了解，因為我們沒有儆醒和禱告，只是單單禱告。

當某些事情發生了，我們說：「你看發生了甚麼事情！我們現在必須禱告。」假若我們曾醒覺並禱告，保持警覺並禱告，我們可以預先看出要發生的事情。每一個信徒都可以被神的靈指教，在事情發生以先就預見。如果神的靈無法教導你看出事情的發生，那麼你必定是這世界中、在屬靈上最不可造就的人。如果你不能看出及辨識事情的發生，那麼在永世中神的管治與經營當中，你有甚麼用處？這或許給你一兩個疑問，因為你會立刻說：「然而，在永世裏並沒有黑

暗，也沒有難題。」我知道那時沒有黑暗，除了一樣所提及的，叫作外頭的黑暗。但是我很確定那候時仍有某些難處的。我想你會發現在永世中，生命是一回事，但那裏仍有一些不帶着罪的事情，要我們去解開的。我們正在接受訓練，為着各種的處境，而只有神可以向我們顯示，並教導我們如今怎樣去作。

因此，禱告聚會的目的和方向是甚麼呢？乃是要看見升天元首的心思和旨意得以實現。在禱告聚會中，首先我們要發現元首的心思，然後在禱告和代求中傾倒我們的心，要看見我們主的心思，在我們帶到祂面前的處境裏頭得以成全。禱告聚會的目標決定其中的每一步。因此很清楚，禱告聚會並不是僅僅為着自我發表，也不是一段「自由參與」的時間，而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、警覺，並且是我們順從主的一段時候。

## 禱告聚會中的膏油塗抹

每個人都清楚，一個傳道人或作帶領的人需要膏油塗抹。有人會千里迢迢跑到老遠去聽一個有膏油塗抹的傳道人講道。他們會說：「你知道某某人，他所講的道很正確，可是沒有膏油的塗抹。」然而，當發現了膏油塗抹，人就說：「那個人有膏油的塗抹。」跟着他們就不遠千里來聽他講道。每一個信徒，在他們心底深處都很楚清的知道（因着我們都有一種「一人職事」的情意結），一個傳道人，或是牧師，或是傳福音的，或是教師，都應當有膏油塗抹。如果他沒有這個，我們說他必定有甚麼問題。

每一個神的僕人都應當有膏油的塗抹。對於作帶領的人，我們也有同樣的想法。我們大多數都覺得長老們應當有膏油塗抹，然而很少人看見一個聚會也需要膏油的塗抹。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在舊約裏，我們發現不單君王受膏，不單祭司受膏，不單先知受膏，並且會幕中所有的器具及帳幕都要受膏（參出卅 26）。他們用膏油抹會幕，就在那裏，神與人相會，人也與神相會。

換句話說，有一種膏油的塗抹，是為着我們與神相會及神與我們相會的。這就是為甚麼我讀

詩篇一百卅三篇：「看哪！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！」這不僅僅是有一天或是幾天假期，或是某些時刻，可以和睦的聚在一起，而是我們在合一裏頭和睦同居。

「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，流到鬍鬚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」。這究竟是甚麼意思？我記得當我第一次讀這詩篇時，我說：「多麼古怪的一首詩！甚麼鬍鬚、頭和衣襟，又有油澆上去。」然後又說到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。油澆在亞倫的頭上，流到鬍鬚，又流到他衣襟，這個古老的意念究竟跟百姓的合一有甚麼關係？那個思想是亞倫是大祭司，油就是神的靈。我們的合一得以發揮實際功用之惟一方法，乃是藉着膏油的塗抹——油澆在頭上，流到鬍鬚，又流到衣襟。身體上每一個肢體都包括在這個膏抹裏。

就是這一點便足以使我相信，我們每一個都必須進入某一種聖靈的經歷裏。如果我們在重生時已經進入了，感謝神；但我發現很少人是如此。我們需要進入膏油塗抹的經歷裏。當然，聖靈在我們裏頭。除非聖靈進入我們裏面，否則沒有人可以重生。然而，我們需要認識一種膏油塗抹。這是甚麼意思？

主耶穌其中一個稱呼是基督，而「基督」（Christ）是從希伯來文「彌賽亞」（Messiah）而來的，意思是「那受膏者」。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意思都是「那受膏者」。甚麼叫作「在基督裏」？意思就是說你在那位受膏者裏面。在基督裏有一種膏油塗抹是為你預備的。在那受膏者裏面，有一種膏抹是為着你的。現在你開始明白五旬節的意思了，元首（頭）接受了從父所應許的，並澆灌下來，就是你在身體上所看見和聽見的。膏油塗抹降下來，在一百二十個肢體身上，他們每一個都進入了與基督的聯合裏面，也進入了他們的膏油塗抹中。有兩件事立刻發生了：聖靈進入他們裏面，並且降在他們身上。從那一刻開始，他們認識膏油的塗抹。你們每一個都要得着膏油的塗抹。

膏油的塗抹是甚麼意思？很簡單，我們都知道這乃是說到可取用的能力，然而這並不是膏油

塗抹首要的事。為甚麼在舊約聖經中，那些物件總是給膏抹呢？這乃是神的記號：「那件東西是分別出來為我所用的。」不能有肉體在其中。這就是為甚麼在出埃及記三十章 32 節那裏說：「那聖膏油不能倒在肉體上。」〔原文另譯〕如果肉體碰到膏油，那人會被石頭打死。聖膏油永不可碰肉體，也不許任何人作與之相似的膏油，因為這是聖的。是因着聖膏油的緣故，那人被分別出來。

現在你開始明白為甚麼在我們的聚會中需要膏油塗抹嗎？肉體不應當進到我們聚會裏頭，不可有人的獨創性、人的創作力、人的能力、人的資源、人的意念或人的意見，儘管有些是屬靈的意見。那整段時間是從這些分別出來，就是從那些人的意見、人的想法和人的資源當中，分別出來歸給主。

這就是為甚麼君王要受膏，先知要受膏，祭司要受膏。神在說：「那個人要從他一切天然的東西分別出來歸給我。我要藉着他去管理，我要藉着他去禱告，我要藉着他去說話。」

當我們看見這個，我們就開始明白「膏油塗抹」這個詞的重要。我知道我的禱告總是提及膏油的塗抹，可是我不認為有很多人真正明白，為甚麼有人總是在禱告中提到膏油塗抹。我常常會這樣說：「有膏油的塗抹，我們為着講的及聽的站在其中。」在我們進入一段禱告時間以先，我總是說：「主阿，我們站在我們所得着的膏油塗抹裏頭，我們每一個都在其中聚集。」為甚麼這樣禱告？因為我想確定撒但清楚知道，那段時間並不是出於我的意見或者是其他人的意見，而是為着主的。

那麼你開始明白，這一點對於禱告聚會是何等的重要。沒有其他時間比禱告聚會更會受到人的意見所傷害；沒有其他時間比禱告聚會更受我們的情緒或感覺所支配了。可是，我們必須認識每一次禱告聚會都有膏油的塗抹。如果我們一個禮拜有七次禱告的聚會，那麼就七次都會有膏油的塗抹。每一次膏抹都是新鮮的。那段時間（從開始直到結束）的價值，完全在於我們（無論是

否作帶領的）有沒有站立在那個膏油塗抹當中，假若我們有，那麼那段時間便是對的。

詩篇說：「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遠的生命。」我們都知道這個，當一段禱告時間是在膏油塗抹底下，就有生命在其中。生命洋溢於整段時間，就好像黑門山降下來的甘露。這是因着北面的冷空氣和南面的熱空氣在錫安山上相遇，形成甘露降下來。因為在耶路撒冷通常全年有八至九個月沒有雨水，所以在夏天時，最炎熱的地方就全靠每天晚上降下來厚厚的露水來生活。

當我們在膏油的塗抹底下，當我們都站在那膏抹當中，當我們確認在禱告聚會中或在其他時間有膏油的塗抹，並且順從這個膏抹，你們曉得有甚麼事情發生？你們來到的候很疲乏，離開的時候卻重新得力。那段時間可能像一場戰事，然而你們離開的時候卻是步履輕盈。可是，有些時候，在禱告聚會中，你們會感覺好像要拿着手杖或坐着輪椅才能離開。你來的時候很疲乏，走的時候差不多快要死掉。在那段時間裏，衰老彷彿猛然臨到。這是因為我們都沒有順着當中的膏油塗抹，因此便沒有得着滋潤，沒有生命似的。

當永遠的生命這神所命定的福被銷滅時，很少信徒能夠察覺得到。我們大多數都會仍舊照着常規繼續下去。我們不過是這樣子一直下去，好像老底嘉教會一樣，他們以為自己甚麼都有。他們仍舊照樣的有一切聚會，有禱告聚會、讀經聚會，有戶外傳福音的工作，卻並不知道主站在外面說：「看哪！我站在門外叩門。」他們以為這是丟臉的事。「約翰是怎麼樣的人，他竟然會看見這樣可笑的異象，我們的主在我們這群人外面，叩門說：『如果有人聽見我的聲音就開門的，我要進去與他坐席』？我們一直向我們的主唱詩歌，讀祂的話語，也在作二十年前（有時候，也許是好幾百年前）受教導要作的事情。」

事實上，禱告聚會真正需要的就是「住在」膏抹底下。從這個角度去看，我們就可以分辨一個禱告是有生命的，還是死的。有時候，有人的禱告是滿有生命

的，接着另一個人帶進一個死的禱告。並不是那個人有甚麼問題，而是沒有膏油的塗抹。他們不是在膏油的底下，是在作自己的事情。

這是我們屬靈教育的一部份，學習分辨並且住在膏油塗抹的底下。假若今天晚上聖靈的負擔和基督的心思是為着尼泊爾，那麼為着寮國〔Laos 又譯作老撾，中南半島的內陸國家〕禱告就不合適了。你或許剛收到一封從寮國寄來的信，充滿緊急的需要，你這樣想：「哦，我剛收到這封信，我們必須禱告。」然而主的心思可能是：「不，你要為尼泊爾禱告。」而我發現的事實是這樣：當我們遵從主的心思，而不是一個先入為主的規律，乃是遵着主的心思去禱告，祂就答應我們，因為我們順從祂。祂答應寮國的禱告，因為我們遵着祂去為着尼泊爾禱告。這確是一件非比尋常的事情。

我記得在禱告的學校裏，有人提出一位親愛的姊妹的名字，她病得很重很重。在禱告聚會的頭二十分鐘內，她的名字被提起許多次，而那次是我曾參加的禱告聚會中，最糟的一次。有趣的事情是，這次禱告的學校在前一個環節，卻有過最奇妙的一段時候。到了一段時間，卻急轉直下，他們都好像忙亂得很。資料發放了，也有大量講道式、平面式的禱告，每一處都顯出壓力和張力。親愛的某某老姊妹的名字在這裏提起來，然後在對面，在後面，再回到這裏，又跳到後面，都提起來。然後，有人提起另外的一件事，接着我們再又為某某姊妹禱告。

事情是這樣：她原來已經死了。開始這個禱告的弟兄是一個年老的宣教士（我知道這樣說聽起來很無情，但在那個可憐的人身上沒有半點生命），他有這個負擔為某某姊妹禱告，是因着他曾聽說她病得很重。事實上，她已在一兩天之前離世。因此他開始禱告，而有其他一兩個人，忽然想起醫治來，非常肯定的認為每一個信徒都應當被醫治，他們是這樣說的。接着就有講道式的禱告，他們說：「主阿，你知道在聖經中是這樣這樣說，這個人必定會給醫治好。」事實上，她已經醫好了，她已被接回天家！

我們咕嚕咕嚕，混混亂亂的，是十分難以忍受。我記得最後有一個弟兄說：「哦，主，我們徹底失敗了。求你幫助我們。」事實上，主藉着那段禱告的時間，改為讓我們得着教導。事情是這樣，在那個時間，主實在想這一班人去為着另一件事情禱告。有一項特別的需要剛剛提出來，主的意思是要為這個禱告。下一次，當我們上了正軌，那段時間就很美妙，進行得非常成功。

然而，在那一段時間，沒有膏油的塗抹。如果神說：「為這個禱告」，我們就不要為着別的事禱告。可是我們說：「噢，如果我們不為某某禱告，他們會死的。」主說：「你把這個留給我處理，這是信心的問題。你要作我告訴你要作的事情，而不是作你以為對的事情。如果我要你為着日本禱告，某某弟兄就會在你憑信心順從我的時候得醫治。」你說：「主，我確實感覺我應當為着某某禱告，然而我會為日本禱告，因為這是你的指示。」你就為那件事情禱告，主說：「另外一件事我已經作好。」

很多時候，問題是在於我們的不信，因為我們覺得除非張開我們的大嘴巴，說一些甚麼，不然就沒有事情會得成就。因此，我們為着神所沒有指示我們禱告的事去禱告，我們沒有在膏油的塗抹底下，便進到死亡裏頭。然後，我們沒有為着神所要的事情禱告，而我們想要看見的事情無法成就，因為我們並沒有在膏油的塗抹底下。因此我們弄得一塌糊塗。

「信而順從，
因為除此以外，
不能得主的喜愛，
惟有信而順從。」
〔見詩歌 272 首〕

你們開始看見膏油塗抹這整件事情，並不僅僅是屬神的治理，也是屬神的管治。我們必須彼此管治，我們必須被神的靈管治。我們每一個在禱告的事上都犯了錯誤，然而假若我們從這些錯誤中學了功課，那麼就都好了。那就是我們受管治的一部份。可是，如果我們一而再，又再而三地犯同樣的錯誤，就必定有些事情是錯得很可怕，並且錯

得很徹底。

**實際的要點**

首先，我們不單要在禱告聚會的開始時仰望聖靈來引導我們，更要在整個聚會都一直仰望祂的引導。

第二，負責帶領的弟兄們應該在開始之前，總是要宣稱基督在這段時間作元首。若當中還沒有兩三個人來到主面前，宣告耶穌基督是這一段時間的主以前，總不要進入禱告的時間。祂在這段時間之中，在凡事上居首位。

第三，我們一定要學習認識甚麼時候禱告，甚麼時候暫停禱告。這並不一定是容易的事情，經過猛烈的掙扎後，你開口禱告，便洶湧而出。有人停不下來，卻又不懂得分辨膏油的塗抹已經離開他們了，這是一件叫人難過的事情。然而，我們必須學習甚麼時候禱告，甚麼時候停止禱告。

第四，我們也必須學習估量一件事情甚麼時候已經解決了，或者甚麼時候主已經從一件事情轉到另外一件了。不要以為在禱告聚會中所提出的每件事情，都必須在那段時間內解決好。這可能是一種很墨守成規的想法。依從一些規條或者一本守則去作事，是遠較被聖靈引導來得容易。被聖靈引導總是困難的。然而，有些時候，主提起一件事情，可能有七個、十個或是十二個人從不同角度去為這件事禱告，然後主說：「擺下這件事情，今天晚上就為這個禱告到這裏。我們在將來會再一次提出這件事。」

有些人的想法是要圍繞耶利哥，一直到城牆倒塌。然而，也許不一定是城牆倒塌，反而你會在禱告這事上疲乏不堪，因為你並不是在神的指揮底下。我們這樣說是很好的：「我們把腳掌踏在約但河的河床上，水就會分開。」是的。然而，這一次主是說：「一連六天，每一天環繞一圈，到第七天，環繞七圈。」要記得，這樣說是容易得多：「我們學會了，我們得了一個模式。把我們的腳踏進水裏，把腳弄濕了，水就會分開。」頭一天你可以圍着走二十四個小時，你完成了，卻永不看見牆垣倒塌。但你們所有人的腳都會起水泡和疼

痛，甚至過了一兩個禮拜還發燙起來。

要學習評估一件事是否已解決了，在聖靈的管理底下，預備帶進一件新的事情。為防止對所提出的禱告事項有一種奴隸式和機械式的依從，我們確實地要對聖靈有活潑和敏銳的反應。

第五，當某一件不在膏油塗抹底下的事情提出來之時，我們一定要學習怎樣處理這種情況。當有人帶進的禱告不是很正確的，或是不太合適，或者是講道式的，或者是平面式的禱告，或者是發放資料式的禱告，你們不要立刻就以為完了，以為只得放棄。那絕對不是完結，或許主要藉着這樣的人來教導你們。有時候，禱告像這樣子進行，然後往別的方向，又返回正軌，繼續下去，然後離了中心，又再回到正軌。然而，主說這是一個好的禱告聚會，因為基本上你們沿着正軌。因此最終你們是在膏油塗抹的底下。

可是，錯誤的地方是在你們離開了軌道，並且一直沒有回來，完全離了題。然後，整段時間結束了。主已離開了那段禱告的時間，並說：「你們繼續下去。你們好像覺得可以在沒有我的幫助和指引下作得更好，所以你們自己繼續下去罷。」

第六，要防止情緒控制我們優先次序的感覺，或者從外面看起來是急事，明顯地需要緊急處理。如果主這樣引導，我們應當拿起這件事去禱告，而通常這就是那個方法。可是，有時候主並不是這樣引導，我們必須總要記得這點。

第七，負責帶領的人必須留心所建議的禱告事項之地位。當事情提出來，並不表示我們就只能為着這些事禱告，那些只不過是建議的事項。然後，我們的責任是要仰望主，看看甚麼事情是祂要拿出來叫我們去禱告的，還是有別的事情應當帶進來。

第八，我確實認為有時候帶領的弟兄們應當負起糾正的責任。當有人的確錯誤了，並且是一而再的犯錯，那麼我認為有需要由負責的弟兄說一些糾正的說話。或者，再一次，我相信當有人確實是在禱告聚會中，可以把

生命帶進來的，應當鼓勵他，因為那個活潑而在膏油塗抹底下的人，很多時候感到灰心，而犯錯的人卻像坦克車那樣繼續勇往直前。

最後，要記得我們所有人都是門徒。我們每一個都在「禱告的學校」裏學習。

# 第三篇。儆醒並禱告

「總要儆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」（太廿六 41）

有人想知道，假若當時門徒對主向他們所說的話語，有足夠的注意並且順從，那麼情況會是怎樣的不同。試探的時刻快要臨到，他們卻不知道。縱使主對他們說了話，他們仍沒有意識到，沒有注意到自己的需要。我們的主知道那個需要，但不知怎的，門徒卻沒有注意到。所以，他們進入了前所未見最嚴峻的考驗裏。結果，他們每一個都失敗了。我們的主曾告訴他們：「總要儆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」

主甚至理解門徒的狀態，主似乎不是責備他們說：「唉！你們都是如此的屬肉體，被肉體所捆綁。」反而祂好像是說：「總要儆醒禱告，因為你們的靈雖然願意，但肉體卻是那麼軟弱。」彷彿祂曉得他們的體格、身體和精神的狀況，祂明白他們的一切，因而說了這些話。

我不認為我們中間有那一個人，在失敗的時候能夠預先知道所落入的那種失敗。要是我們當初已學會了儆醒、禱告，那就好了。因為你會發現我們所需要的，不僅僅是禱告。人常常要等到自己身陷試煉之時，才去禱告，等到自己正身處衝突的中心，等到一切都變得黑暗、壞透、錯綜複雜的時候，彷彿他們與主隔斷了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他們才開始禱告。要是我們「儆醒並禱告」，那就好了。

「你們要謹慎，儆醒祈禱，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。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，寄居外邦，把權柄交給僕人，分派各人當作的工，又吩咐看門的儆醒。所以，你們要儆醒；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甚麼時候來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雞叫，或早晨；恐怕他忽然來到，看見你們睡着了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，也是對眾人說：要儆醒！」（可十三 33-37）

「儆醒祈禱，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」這句話是甚麼意思？主顯然不是說藉着儆醒禱告，我們就可以知道主在甚麼時候回來，因為我們曉得那日子那時辰是沒有人知道的。祂也說：「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，人子就來了。」〔見太廿四 44〕當祂說「儆醒」的時候，所指的是甚麼意思呢？肯定的，祂是指藉着儆醒禱告，我們可以看見在那看不見的領域裏的動靜。不是說我們要知道主甚麼時候回來（除了作為一般原則之外），我們有一個極大的需要，就是要留心撒但的詭計。也不是說我們要有一個完美的預言體系，來準確地知道主要在那一刻顯現。這些都不是聖經告訴我們的。主的意思是要我們不光禱告，更要儆醒。這樣，當仇敵伺機要毀滅我們，設陷阱使我們墮入圈套，要我們跟牠妥協，或是把我們置於受壓之境地的時候，我們都能注意得到。

當啟示錄第十三章所說的日子來到的時候，就是大部份信徒以為他們會很清楚知道那些關於「獸的印記」、「六六六」等一切事情的時候，我心裏毫無疑問，那時會有這麼多的壓迫，以致很多離開神恩典的百姓會妥協。我們在過去的一個星期看見，在神子民中間的混亂、困惑、黑暗和軟弱。對於有關的事件，神的子民沒有清楚的聲音和清晰的領會，因為有一些其他團體介入這些事情。我們都驚恐起來，差不多立刻走到另一個極端。這樣的情形在其他的事情裏會再發生，除非我們儆醒禱告。

「所以，你們要儆醒，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。」（太廿四 42）

在這節聖經之前，祂剛剛說過：「那時，兩個人在田裏，取去一個，撇下一個。兩個女人推磨，取去一個，撇下一個。」（太廿四 40-41）切勿讓仇敵使你陷入一種妥協、失敗，或是活在罪裏等等的光景中。

「你們要時時儆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」（路廿一 36）

正在這一節前面，主說：「你們要謹慎，恐怕因貪食、醉酒，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

心」（34 節上）。毫無疑問，多數人都覺得貪食大概是錯誤的。所有人都認為醉酒是完全錯誤的。然而「今生的思慮」，卻是我們每一個人所有的。或許不是貪食醉酒，而是今生的思慮（就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事情）毀壞了許多神的兒女，這是我在神百姓中間覺得最難過的。我們都是一樣的生活在既定常規裏，日日如是，生活越過越繁忙，壓力越來越多壓在我們身上，每天又有無數的來電，然而我們不過仍是一天又一天的繼續，卻沒有儆醒。我們不過像一部機器無休止地不停運作。「你們要時時儆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」。

「並戴上救恩的頭盔，拿着聖靈的寶劍，就是神的道。在聖靈裏隨時多方禱告祈求，並要在此儆醒不倦，為眾聖徒祈求。」（弗六 17-18）〔原文另譯〕

「在此儆醒不倦」這句話，「在此」是甚麼呢？就是「拿着聖靈的寶劍，在聖靈裏隨時多方禱告祈求」。換句話說，在儆醒這件事上，我們實在需要堅持。

許多時候，如果你用「守望」這個字〔「儆醒」可翻譯作「守望」〕，大家似乎領會了一種神學的含義。你一講到「守望」，他們便立刻想到「夜間看守」、「在城牆上的守望者」或相關的事情，這些都是對的。然而假使你記得，守望者就是一個在其他人都酣睡之時仍舊儆醒的人，你便對甚麼是守望有一個較準確的領會。在希臘文裏，這個字的意思不過就是「保持醒覺」，如果你這樣來領會，那就很清楚。保持清醒！保持警覺！保持警惕！若你昏昏欲睡，你便不能儆醒，當你半夢半醒，你根本無法儆醒，你不會覺察到任何事。

因為神的話說：「在此儆醒不倦」。在這件事上，我們必須要履行我們的任務，你不是單單獃在那裏不睡覺。有些時候，你會覺得如在夢鄉一樣，尤其是在晚間，在沒有人能作工的時候，黑夜就是我們睡覺的正常時間。因此如果我們想儆醒，便得喝些濃烈的「屬靈黑咖啡」來提神，使我們能得到一點精力，一點活力來保持警覺和敏銳。我們不能光光倚靠天然的資源和能力，我們需要比這些更多。

「你們要恆切禱告，帶着感恩在此儆醒，也要為我們禱告。」（西四 2-3 上）〔原文另譯〕

「帶着感恩」是很有意思的話，如今有些人以為保持醒覺是一件嚴厲、冷酷的事情，以為越冷酷便是越儆醒，以為談到儆醒這件事，便得嚴肅，談到守望便緊張起來。但這裏說：「帶着感恩」，讓我們在儆醒中帶着一點喜樂。事實上，喜樂可能比其他事情更能使你保持清醒，若你有一點喜樂，便不會再覺得好像想要睡覺了。

「你們要恆切禱告，帶着感恩在此儆醒。」換句話說，不要使儆醒變成一種嚴酷的職事，只針對黑暗的權勢，用我們全部的時間去注意邪惡的勢力、黑暗的權勢和他們暗中為害的手段，就是牠們的詭計和權柄等等。你不會為這些事感恩，你乃是要為我們的主，為着祂的權能、寶座、憐憫、恩典和祂的所是去感恩。

因此，我們「要恆切禱告，帶着感恩在此儆醒」。換句話說，恆切禱告是與儆醒緊緊地扣在一起的。我覺得很多時候，我們的禱告職事淪落到不過就是一種禱告的話語，變成一些例行公事，因為我們不儆醒，不警覺。我們沒有留意所發生的事情，沒有儆醒，沒有看見天上不斷更迭的場面，沒有看到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和那些管轄這幽暗世界者的舉動。要是我們能保持敏銳能儆醒，那就好了！神已經賜給我們眼睛，就是屬靈的眼睛去觀看。祂不想老是好像照顧嬰孩般看待我們，祂要我們運用我們的屬靈功能。

「你們務要儆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穩，要作大丈夫，要剛強。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。」（林前十六 13-14）

使徒保羅又用「儆醒」來結束他另一封書信。我很少聽到關於儆醒的信息，大家似乎以為這不過是次要的事情。然而我們的難處是，大部份人都是等到一些糟透的事情發生後才醒悟過來，到那個時候，恐怕已太遲了。

有時候，在我們中間就發生了這種情形：有人的光景每況愈下，卻沒有人看見，沒有人留意，沒有人儆醒，一直到那人垮台，就已經太遲了。噢！我們是

何等需要儆醒，何等需要保持醒覺！

在重大的事情上也會這樣，因為我們放過了許多小事情。在起初的年日裏，我們把神給我們的事情輕輕放過，因為我們變得越來越大。我們現在不能處理這件事了，不能作這個，也不能作那個，因此便隨隨便便放過去了。在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所處的地步之前，就已失去了一些十分十分寶貴的東西，但仇敵卻知道。所以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會引致非常大的後果，這些都是儆醒的一部份。

「務要謹守，儆醒。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獅子，遍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吃的人。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，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。」（彼前五 8-9）

在這裏你又碰着同樣的事情：「謹守、儆醒」。光是謹守還不夠。有些基督徒很謹守，但他們卻不儆醒。我認識一些謹守的基督徒跟仇敵妥協下來，如同其他人一樣，只因為他們頭腦清楚。噢！是的，他們寫字時一點一劃都不會漏掉，但他們卻不敏銳、不儆醒。所以他們很容易墮入仇敵的圈套中。

「仇敵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獅子，遍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吃的人。」你們有沒有人知道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？我記得好幾年前，我們帶主日學的學生到動物園去。當然，那些小朋友都很麻煩，四處亂跑，我幻想他們的手消失在老虎和豹或是其他動物的肚子裏面。我們只有兩個人看管他們，我們施展渾身解數去留意那十四個小淘氣，除了兩三個特別敬虔以外，其餘都是搗蛋的。因此我決定用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背向鐵籠站立看着他們。冷不防在我身後的猛獸突然吼叫。我不知道牠是否在呼喚牠在別處的同伴，但是，請你相信我，我幾乎怕得要命，那些小淘氣卻開心不已。

聖經說：「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。」有時魔鬼可以「哮－哮－哮－哮」在那裏咆哮，這樣吼叫使我們幾乎覺得被吞吃了一樣，我們當然是沒有被吞吃，牠的吼叫是無用的，牠的咆哮比牠的吞噬更差勁，正是這個原因我

們要抵擋他。不要理會魔鬼的吼叫，就是因為牠在你耳中的吼叫算不了甚麼，你只要謹守和儆醒，你就可以安全。儆醒！醒過來！不然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在吼叫的獅子的肚腹內。

「弟兄們，你們卻不在黑暗裏，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。你們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晝之子。我們不是屬黑夜的，也不是屬幽暗的。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，總要儆醒謹守。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。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，就應當謹守，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。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，乃是預定我們藉着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。」（帖前五 4-9）

「你要儆醒，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；因我見你的行為，在我神面前，沒有一樣是完全的。」（啟三 2）

注意這裏不是說：「沒有一樣完全」，乃是說「沒有一樣是完全的」。在重訂譯本（RV）和美國標準譯本（ASV）裏都是這樣翻譯的，沒有一件事是作成的。你起頭很好，但沒有一件能夠完成，我們很多人不都是這樣嗎？常常有頭無尾，我們上課總是半途而廢，考試也從不徹底完成。這是一種心態，主對這個教會說：「你要儆醒，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，因我見你的行為……沒有一樣是完全的。」

「看哪，我來像賊一樣。那儆醒、看守衣服、免得赤身而行、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！」（啟十六 15）

在啟示錄這裏黑暗的段落中有上面的一個奇妙的小括弧，這一段是多麼可怕，說到那些污穢的靈出到地上來迷惑一切的人，然後有上面第 15 節的話。

幾個星期前，很難得我有一點空閒的時間，在電視上播映着關於印度老年人的一些事情，講到他們怎樣在睡覺的時候被人偷去了東西，他們被偷去的東西叫人難以置信，你會疑惑那些東西竟然可以在人睡着時被偷走。但是，不知怎的，當他們睡着的時候，那些賊是多麼聰明，一些難以想像的東西都被偷去了。所以主在第 15 節說：「看哪，我來像賊一樣。那儆醒、看守衣服、免

得赤身而行、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！」換言之，若不保持敏銳和儆醒，你可能會失去許多。仇敵總是虎視眈眈。

「所以你們應當儆醒，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、勸戒你們各人。」（徒二十 31）

**總結**

第一，我們需要儆醒，這種儆醒是與禱告發生關連的。換言之，當我們看見禱告的關鍵需要，有一個很大的陷阱，就是仇敵要使我們無視儆醒的需要。這兩件事是並存的。禱告的職事若沒有保持儆醒、警覺，至終不過變成例行公事。

第二，我們常常因為沒有儆醒禱告而進到試煉和試探之中。許多事情發生在我們的國家裏、發生在我們的社區中、發生在我們中間，作為神的百姓，我們需要警覺、儆醒，好能及時有所行動。

在英國有一個邪惡的婦人開設了不少性商店。我們收到風聲，她會在列治文市這裏開設一間分店，我們對整件事很敏銳和儆醒，因為我們留意到這些商店遍滿了整個國家。他們想列治文市是一個很好的中心去銷售那些商品，但他們害怕，因為知道列治文市有少數積極的福音派人士。因此，他們先在火車站旁開設了一個分銷處作為試點，看看他們能否進來。

在他們開張之日，有些頭腦敏銳、儆醒的神的兒女發覺了，便來告訴我們，當天晚上我們有禱告的時間，那是何等的一段禱告時間！有些人會說：「為甚麼他們為到一些色情場所禱告？世界當然要變得肢離破碎，聖經是這樣說的，世界將會越來越壞，越來越壞，這些情形公開地顯出來，豈非更好？」

但我們禱告，我們有一段奇妙的禱告時間，大部份信徒站起來，在信心裏踐踏那色情商店，求主毀壞它、摧毀它、粉碎它。我實在被帶到一個地步，總結以上的禱告說：「噢！主，放一個炸彈在它底下把它炸毀。」

翌日早晨，一位姊妹異常激動地走進來，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說不出半句話。最後，我們聽見她說：「那色情商店……」我們

說：「怎麼了？」然後她再笑了一陣子，後來她終於可以說出話來：「它被炸毀了。」這回到我心慌意亂了，因為我想警方可能已經把我包圍了。他們知道我們曾發信給他們，但他們回覆說他們不能作甚麼，我想他們會到來，也許說：「藍培德先生，你有沒有理由懷疑在你會眾中，可曾把炸彈放在那商店底下？」我會說：「當然沒有。」但我想到他們可能會找到我們中間一兩個天真的人，然後那些人說：「沒有，但我們的傳道人曾經禱告說：『求主把炸彈放在商店下面。』」我想像自己設法向法官解釋的情形。

但我的愁苦和試煉都消失了，因為那姊妹最終說：「不，不，不！是煤氣爐過熱，把那商店炸毀了，損毀得很嚴重。」最奇妙的是他們還沒有買保險，他們本來要在第二天簽署保險文件的。他們失去了一切，那分銷處結束了。感謝神，我們這裏就再沒有性商店了。我們必須留心，因為仇敵知道了這些事，若可能的話，牠會再來作一些事情的。

我的重點是，如果我們一直等到事情發展到很嚴重的地步，我們便可能弄得一塌糊塗。然而，正因為我們在小事上儆醒，主可以迅速介入並處理，就好像剛才提及的那件事，那是很精彩的一個功課。要是我們儆醒，在國家裏、國際間和教會中各種的情形，神總要作些甚麼事。但我們很多人只是略過一些事情，卻不知道真正發生了甚麼事，直到那事變得很明顯了，最後，我們必須看見這件事。

這使我要說到我們需要為着國際間和國家的事情儆醒禱告。不要打定輸數，神告訴約拿往尼尼微城去，因為神要把那城從地上滅絕。約拿好像我們一樣對神有這種想法，以為當神說了話，祂就要照着作，約拿是很死板和律法主義。他走了很迂迴的路（就是經過大魚的肚腹和一些其他功課），最後才到達那裏傳講他的信息，用盡他裏頭的熱忱去傳講他的審判，他可能很享受這樣宣告審判，因為他對尼尼微人或亞述人沒有特別的愛。當整個尼尼微城都悔改，神把審判延後了一個世代。後來，審判的確臨到了，尼尼微也從地上消失了，但神卻延遲了一整個世代。對我來說，這顯示了神並不是一部機

器，祂向着代求是有反應的，祂對真實的禱告有回應，對那些要被審判的人，神也回應他們的悔改。所以我們需要為國際間和國家裏的情形禱告。

我們需要為教會的情況儆醒禱告。噢！何等需要看見神子民的合一！為着神在遍地、在信徒中間所作的事情，我們感謝祂！但是有很多、很多的過火的情況，有很多、很多的危險，有很多事情仇敵尋找機會要混進去，藉此再次分裂神的百姓。我們何等需要敏銳的儆醒起來！

在本地，我們需要敏銳儆醒，作父母的需要敏銳儆醒。一些父母有這樣的想法：國家在物質方面負責照顧他們的孩子，學校在教育方面照顧他們的孩子，教會在屬靈方面照顧他們的孩子。實在說來，他們所作的不過就是與他們孩子一同生活而已。然後他們希奇為何他們的孩子不歸向主。我發現當神真正起首要拯救家庭的時候，常常都是家中的一個成員早一點起來並且禱告。他們並非高壓的，常常推動福音，但他們儆醒，醒覺並且禱告。我想神所注意的正是這些。畢竟，為人父母的，你們在主裏的首要責任，就是你們的兒女。

因此，在每個層面上，我們需要儆醒禱告，好叫神藉着祂的恩典和憐憫，保守我們為着祂的再來儆醒敏銳。

我們禱告：

親愛的主，我們把自己交託給你，求你實在教導我們儆醒禱告。主，你知道我們中間一些人需要有你聖靈的經歷來喚醒我們。的確，我們每一個都需要新生命，我們需要復活的生命和能力。噢！主，用你的聖靈重新充滿我們，好使我們可以滿有信心、滿有智慧、滿有能力、滿有恩典、滿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我們把自己交給你。主，求你使用這些關於儆醒禱告短短的話語，來成就你自己的目的，把我們眾人建造起來。我們奉你的名求。阿們。

# 附錄。問題解答

**第一題：**怎樣才可以在禱告聚會中擴闊我們關心的範圍，而不是僅僅為着自己聚會的事情禱告？

答：

這個必須從負擔開始，你不能靠組織去達致。例如說，在禮拜二晚有好的禱告聚會，每一個人都來了，我們說要為着中國禱告，但你要知道其中的原則，跟個人的原則一樣，若你要認識生命和豐滿，你個人必須放下自己，在團體中也是一樣的。如果你想神滿足你的需要，你想要豐滿，想要豐盛的生命，那麼，整體都必須放下自己，然後你開始為其他人禱告，而不是僅僅為自己的事禱告。

讓我再講一講關於禱告，在提摩太前書第二章 1 節那裏提到四種禱告：懇求、禱告、代求、祝謝，有甚麼分別呢？第二樣的「禱告」，希臘文的意思是「傾倒出來」，就是傾心吐意，把心裏的需要傾吐出來，你不一定求得對，但你是在作一個請求，這是一種最簡單的方式。代求比這個深入許多，代求不單要你的嘴巴，乃是要你的全人。代求不是單單幾分鐘或一個小時，乃是每一天的廿四小時，就是要求你所有。代求只能從你認識神的旨意而開始，因此這是禱告中最深層的形式。代求並不是從你自己發起的，禱告可以從你自己開始，但代求乃從主耶穌的心發起的，藉着聖靈進到你的心中，然後再化作禱告回到主耶穌那裏。祝謝就是稱頌，不單為着神為你所作的感謝，也是為着神的所是去感謝。懇求放在最先，為甚麼呢？這字是從希臘文「作出一個迫切的呼籲」的意思而來的，在英文中可以明白懇求這意思最簡單的字，就是「求問」（enquiry）。因此懇求就是求問，懇切的向主求問。你不知道怎樣代求，因此必須求主給我們悟性。

我可以給你們一個例子，我記得多少年前，當我住在英國時，有一個大概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子，來到我們中間一起聚會，她有一個親密的朋友也一同聚

會。有一個禮拜六，她聽見年長的弟兄們在每個禮拜一晚上都會聚在一起（在這一段時間，聚會中每一個人都可以提出要求代禱，或者他們可以來投訴或提出建議，後來我們發覺整個英格蘭南部都有人前來，我們無法應付這樣的要求，所以我們說只限於本區的事）。因此，這個姊妹就請求她的朋友說：「你可否問一問弟兄們，看看他們能否接見我？」後來，她來了，就把自己悲慘的遭遇傾吐出來。

她曾在聖經學校就讀，她是一個十分誠摯，並且委身於主的基督徒。她後來成為社會工作者，到格拉斯哥〔Glasgow，蘇格蘭的城市〕一個最差的貧民區中服務，希望可以接觸當中未得救的人。她決定搬到其中居住，以便與那裏的人生活在一起。但大約兩年前，她失去了一切喜樂，發覺自己無法集中禱告，無法集中去讀神的話語，在聚會中也無法集中精神。她就開始想自己很失敗，魔鬼前來控告她，說她犯了罪。她曾試過自殺，因為沒有人可以幫到她。有人為她禱告，為她按手，用了許多方法，但都無效，後來她試過兩次自殺。有時候，有人為她禱告後，她覺得情況好一點，但後來又故態復萌。

現在她來到我們面前，我們對她說我們會為她禱告，然後我們都跪下來開始禱告。我們的習慣總是求問主，首先求問：「主阿，這是我們的姊妹，她是處於這種急切的需要裏，她曾試過兩次自殺，出了甚麼問題？是甚麼事情使她會這樣？看來撒但很明顯地要摧毀她。」我們覺得好像要去求主切斷仇敵對她的攻擊，但我們不知道甚麼才是答案，也不知道實際的處境，我們便求問主。接着，有些話進到我心裏：「為甚麼她戴太陽眼鏡？」因為當時是晚間，通常只會在陽光下才戴太陽眼鏡，為甚麼她在晚上還戴着太陽眼鏡呢？因此，在禱告中途我對她說：「姊妹，妳為甚麼戴太陽眼鏡呢？」她說：「你要我把它丟掉嗎？」我說：「阿，不是的。但為甚麼妳戴它呢？」她說：「是一位醫生叫我戴的，說這樣會對我有幫助。」原來如此，我們便繼續禱告、求問，繼續求問。忽然間，另一個弟兄說：「親愛的姊妹，主對我說：『水，水，是水。』」當時，我

自己想：「這個弟兄瘋了，我們究竟在作甚麼事？先是我問她關於眼鏡的事，現在他又說：『水，水』」我就開始想：「我們是不是都瘋了，我們聚會的人都是傻瓜嗎？」因此，我們圍着她，為她禱告，我們求主切斷仇敵的工作，她起來的時候充滿喜樂。在跟着的一個禮拜，她充滿了喜樂，看來主已經答允了禱告。我們那樣問她眼鏡的事，另一個弟兄又說：「水，水」，根本是毫不相干的，我覺得我們的表現很怪怪的。

後來，她返回蘇格蘭的格拉斯哥，回到她的住所。不到一個禮拜，她又再度好像從前一樣，她想這一次是窮途末路了，不再有盼望了。後來，在她的腦中來了這樣的話：「水，水，是水。」她就知道她應該怎樣作：「我要帶一些水的樣本到化驗所去，請他們化驗一下。」她就這樣作了。就在那一天，化驗所的醫生化驗了那些水的樣本，嚇了一跳，原來水裏含鉛，成份高得難以置信。他們便去找她，因為他們說這些水會使她喪命。他們去到那座樓宇的每一個單位，兩天之內把她找到了。他們對她說：「妳中了這水的毒，妳應該一早知道，妳中毒已經有兩年了。妳腦中的鉛毒使妳無法集中精神。」

你看這是不是很希奇呢？對着一個神卑微僕人的問題，作出了這樣簡單的回覆。無疑，撒但在其中要追趕她，牠知道發生了甚麼事，牠想把她致諸死地。我們可能很屬靈，要叫仇敵遠離她。事實上，那太陽眼鏡是因為她不能抵受強光，由於她的生理系統中了毒。第二樣，是那些水裏頭含有毒素。

這就是為甚麼使徒保羅把懇求、求問放在最先，若未先向主求問，就沒有真正的代求。你們可以在禱告中間向主求問。很多時候，我們的禱告是無的放矢。主也知道，祂有祂回覆禱告的方法：「是的！」、「不！」、「等一下！」。這是禱告。但代求不是無的放矢，代求乃是從認知神的心意而開始的，因此但以理找到了神的心意（見但以理書第九章），跟着他就開始代求，是以神已經啟示的心意作基礎。因此，你們有：懇求、禱告、代求、祝謝。這四樣都是以眾數出

現的。

註：1996 年 11 月 17 日，藍培德弟兄曾在葵芳聚會所有一次問題解答的時間，內容主要環繞屬靈的事奉與追求。其中有部份交通是關於禱告的，現轉成文字。

**第二題：**就着對教會及國際間的層面，可否說一些有關的經歷，讓我們更具體地認識怎樣儆醒禱告？

答：

讓我各舉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：

首先是在教會的層面的。有一回我們教會中間的確有一個難處。我們作了一件愚昧的事情，就是邀請一個弟兄來到我們中間。他好像有真實的職事，有一部份毫無疑問是很不錯的，然而另一部份卻是很糟的。但是我們都太忠誠，沒有人拿出來談，因此我們都保持緘默。結果，慢慢地，叫我們很吃驚的，有些人的舉止與他們的性恪不相符。我們變得更受困擾。之後，我接到一個電話，有兩位弟兄（他們都是主的工人）問我能不能到哈爾福特樓這邊的圖書館來禱告。我說：「好！當然沒有問題。」他說：「你能不能參與我們的禱告？」「當然可以！」他們來了，關上門就禱告。禱告了一個鐘頭後，我加入他們的禱告。其中一個弟兄忽然間說：「弟兄，你們這裏的事情怎麼樣了？」我說：「還好。但我靈裏的感覺有些東西。」他說：「阿，是這樣。」我再說：「我們有一個弟兄給了我們一些難處（他們並不認識他，我也不大想說些甚麼）。讓我們禱告罷。」我們就禱告了。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次，大約禱告了半個鐘頭，忽然間其中一個弟兄說：「我相信主已指示我，這是一個混雜的情形，從這個混雜會帶來分裂。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從根剪除！」我十分驚訝，這兩位弟兄取用聖經的話，就站在其上對付這件事，他們執行這些話。我當時很驚訝，頓時，我覺得有一個重擔卸了下來！第二天是主日，我永遠都不會忘記，那些受影響的人一個跟着一個的走來告訴我說：「弟兄，我覺得有如從夢中驚醒，請你原諒我。」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，不需要對付他們，不需要審察他們

有沒有異端。你看仇敵本來可能溜進來，但當我們執行神應許的時候，你看見這些弟兄就醒過來了。之後，作帶領的弟兄們走在一起，當交通的時候，才發現原來我們每一個對於那個弟兄，從一開始就覺得不妥當。接着，我們彼此承諾，此後若有甚麼事，我們靈裏覺得不對勁，就要說出來。你看見嗎？這是禱告的爭戰。假若那兩位弟兄沒有來禱告，也許我們真的發生了大的分裂。

第二個經歷是關乎國際間的層面。一九七三年的贖罪日戰爭時，我當時在以色列，事實上這次戰爭本可以叫以色列全軍覆沒，這是以色列頭一次靠近滅亡的邊緣。傳來的消息很不好。我跟達揚將軍〔General Moshe Dayan，當時以色列的國防部長〕很熟，所以我知道內幕。我記得那時有一群人在一起，我們決定要禱告，也知道形勢很嚴峻。通過達揚將軍，我知道如果約旦也參戰的話，我們就完了。因此我們心裏得着這樣重的負擔，就迫切向神呼求。我們有八、九個人，就在墓地花園的山洞裏面，一同跪下來，向神呼求。當時彷彿全都是黑暗，只感覺到仇敵，對仇敵和當前的危險實在有一種可怕的感覺。但是，我們稱頌主：「我們在基督裏是安全、穩妥的，我們把自己藏在基督裏。」然後，我們開始求問：「主阿，求你幫助我們！我們應該怎樣禱告？你的旨意到底是甚麼？」我們這樣禱告了大概半個鐘頭，有一位老弟兄忽然這樣說：「請你們來判斷一下，我心裏有一幅圖畫，三次臨到我。」因他是一位老軍人，所以他一點也不情緒化。我們都注目傾聽，他接着說：「我看見摩押山，也看見雲彩降下，然後我就再看不見；這樣出現了三次，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？」所以我們又開始向主求問：「主阿！這是出於你的嗎？如果是的話，這是甚麼意思呢？」然後，另一位弟兄有一句話，是詩篇裏的一句話：「主阿，變亂他們的舌頭。」〔見詩五十五9〕然後，又一位弟兄說：「我想我們應該這樣禱告，求神使約旦政府糊塗，好像霧降下來，叫他們不懂得怎樣作。」然後他說：「他們就不會參加這場戰爭。」我們都感覺應該禱告，因此我們就站在這句話上面，我們一同禱告了一個半鐘頭，直到

我們充滿真實的喜樂，知道神已經聽了我們的禱告。果然，約旦沒有參加戰爭，連一發子彈也沒有開。

好幾個月以後，我在英國，有一天在母親家的樓上，母親忽然叫我快快下來，她說約旦國王胡辛在電視上接受訪問。我從樓上走下來，走進了房間，剛好聽見記者問他：「國王陛下，你必定知道，你所有阿拉伯的盟國都認為他們失敗是因為你們沒有參戰。」然後，我親耳聽見胡辛國王這樣說：「是的！我知道。我們幾乎要參戰了，但忽然間我們變得糊塗了。我們的糊塗，是在於考慮我們到底有沒有足夠的空中掩護。」你看希奇嗎？神答應了我們的禱告。屬靈的爭戰就是這麼奇妙的。

註：以上所述兩次禱告的經歷，是節錄自藍培德弟兄於 1995 年 2 月間，在台北舉行的第七屆基督徒事奉特會中所分享的，他所交通的題目是《屬靈的爭戰》，現從錄音帶轉化成文字。

《團體禱告》

出 版 處： 荃灣基督徒聚會所
地　　址： 新界荃灣街市街 134 號二樓 A 座
出版日期： 2017 年 10 月初版

**贈閱　　非賣品**

BL033-TC-E1710/1